

先正讀書義訣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先正讀書訣

周永年輯

本館據靈鷲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兩漢以後。學無師承。其驚乎淹博者。既以見聞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諸曠蕩空虛之域。此顏氏家訓所以有不如無學之歎也。海門王明府同年向刻先正讀書訣。濟南周書昌先生所輯也。惜傳之未久。遂致散佚。今其令嗣子梅允資重付剞劂。函商於余。讀之如對明師。如逢益友。其諄諄訓誨之詳。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矣。夫良醫救世。脈訣爲先。若立法用方。不過稽之典籍。以擴其識。驗之閱歷。以練其才。至於診脈之訣。則必審陰陽消息之機。辨五行生剋之理。而又參以虛實標本之錯綜變化。庶臨證卓然有定見。而不至爲羣言所惑。今觀是編所載。致知力行。諸法悉備。要皆古人之成方。非於博文約禮之外。別有所謂循循善誘之訣也。而其不言之奧。未發之隱。則在善讀書者專其力於聖賢之言。淬其志於身心之學。慎其志於國家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如是而後本讀書之法。以求入德之方。則表裏精粗。同條共貫。他日正人倫。端風化。胥於是乎在焉。若祕守此編。而以爲弋取功名之具。則有負書昌嘉惠後學之苦心。而亦失海門公諸同好之雅意也。

同治四年七月。壽陽祁雋藻。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上元運轉。人心亦將復其真樸。於是士君子皆思從實地導引後生。而言理之書日出。近日屢見重刻小學。又見刻訓子書。而先正讀書訣一編。既刊遭毀者。又得一時善士重刻以廣其傳。而子梅乃屬序於余。余愧少讀書。少壯蹉跎。未有提策。惜見此書已晚。敢序此書邪。竊按本書未見原序。道光中復刻爲子梅之尊人。既有序矣。孔敍仲又爲之序。固無待爲贅言。但處教學怠弛之日。幸有振作奮興之機。得此訣而庠校俊髦。家塾子弟。人人皆覺讀書爲先務。而不徒埋沒真性於爛時文殘典類之中。則是編一行。大有造於當世學者。非獨使稷下儒流日起而有功也。至書中皆前賢諸論。雖未編排類次。殆未經纂成之本。先輩所爲。難以更動。若讀者得抄其一二條。受益已多。亦不必求全於著書之格式矣。

同治乙丑五月朔日。會稽宗稷辰書於山東運河道署。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先正讀書訣。歷城周書昌先生集也。自帖括之學興。而學術失。而治術亦失。蓋先正讀書之法。渺矣。是書會萃先儒讀書之法。頗爲救時良劑。前曲阜令王海門曾爲刊板。而燬於火。其子子梅又將鳩貲重刊。以紹先志。請余爲序。原本乃先生未成之書。徵引時代。前後不無參錯。且有複出者。余略爲釐正。去其冗長者以歸之。願世之讀是書者一留意焉。

同治丙寅春。朝邑閻敬銘。

先正讀書訣序

士人讀書。必由博反約。博矣而未能約者。非約之難。不善用其博也。經史而外。諸子百家。雜說紛紜。苟無識以主之。將必矜奇好異。泛濫而無所底止。此歷城周書昌先生先正讀書訣之所由作也。先生一代名儒。被徵爲翰林。纂修四庫書。其所見書多矣。又嘗購書十萬卷。築借書園。祠漢經師。發明源流。以招致來學。其讀書之博。爲何如哉。顧必諄諄於先正讀書三致意者。懼後學之無師承。不能由博反約。以底於成也。今年余遊歷下。先生曾孫雲坡子完由王海門明府見示此冊。敬誦數過。其引據經史子集。旣該且詳。則必精之又精。慎之又慎。誠恐少涉歧途。爲誤匪淺。先輩之望於後進者。固如是其肫且摯也。世嘗有學識異人。望洋自阻。而教者懼其名將跨我。或絕之不使進。或進之而不肯畢。示其出入之訣。遂使英俊沮落。迄無成就。此有志者所浩歎也。觀先生之用心。真欲使天下後世後生小子。咸登道岸。豈徒教人以忠已哉。王明府將爲醪資付梓。余樂觀其成而爲之序。

道光壬寅秋九月中澣。曲阜後學孔憲彝拜讀。

先正讀書訣序

淮孟年從阮芸臺、唐陶山、汪瑟庵、張古餘、程瑤田、張存之諸先生論文。咸慕周書昌太史篤學立品。多藏書。著作必富。惜未一見也。暨作宰東魯。與翰風張君、樹人徐君訪祕簡於藉書園。水竹環碧。縹緗淩雲。古香藹馥。絃誦聲達戶外。登禮堂。肅然景仰。遺型宛在。子完茂才。太史曾孫也。敦品修行。學有淵源。詢知太史著作無稿。余然疑焉。越十有三年壬寅春。兒子鴻訪子完舅仲。得太史手輯先正讀書訣。余三復之。審太史學深志廣。不屑以詞章見。其輯書至意。教學苦心。孔君繡山已敍之矣。世之學者。或失疏陋。或失馳驚。或失隱怪而拘迂。矧急功名。營利祿。囿風氣。好辨難耶。於戲。讀書而能識聖賢要旨。味經史精腴。通古今常變。正國家經權。窮則著爲文章。達則政行利濟。豈易學哉。豈易學哉。淮誦習半生。願承先正之教。而覽是書之晚也。假年以學。壯悔自嗟。又未得與昔日師友同觀而討論之。感且深焉。爰與合志者醵金付剞劂。命兒子鴻選工校栞。書之流傳海內。不僅窮鄉僻壤。孤無師承者。樂奉楷模。凡誦是編。學先民正則。思爲有用偉人。九京可作。太史其庶慰乎。刻既成版。歸子完藏之。故識其緣起。并書助資校錄姓氏於簡端。

道光歲在昭陽單閼如月朔。天津後學王大淮書於歷下海右亭中。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長梧子曰。予昔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夫爲禾如此。讀書亦豈有異哉。是故泛覽博觀。涉獵餽飮。味精義之歸宿。失微意之所在。逐末忘本。考衷鮮當。此鹵莽之類也。恃其強很。博會穿鑿。逞其矯誣。文奸飾僞。不揆時而度義。或是古而非今。違其經常。陷於非僻。此滅裂之類也。昔者聖門嘗論之矣。孔子曰。畏聖人之言。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綜觀諸說。讀書義類盡矣。乾隆時濟南周書昌先生著先正讀書訣。蓋本孔孟之緒論。而上求之經典。復博采唐宋以來諸儒之說。其所以杜鹵莽滅裂之弊。可云深切著明矣。學者苟循是而求之。庶幾學術正而人心亦正。推之治國平天下。罔弗由之。其書山左盛行。今先生元孫少傅大令重刻於蜀。以廣其傳。屬余爲之序。余昔聞何子貞世兄稱述先生苦志力學。自博反約。爲山左諸儒冠。輒心儀之。復與少傅尊人寶傅貳尹交好。悉其家世。爰撮此書大旨。而序其緣起焉。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七月。吳郡顧復初序。

周先生傳

曲阜桂馥撰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於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卽出其書。肆力搜討。旣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余爲四部考。傭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鐙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觀其大義。不讐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尠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吞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朗悟。汪汪千頃波。豈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趨矣。

周書昌先生別傳

會稽 章學誠撰

予去京師四年。春明故人日益以遠。今年邵晉涵與桐氏書來。言書昌病歸狼狽。殊可念。俄又書來。言書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哀哉。予自己丑庚寅間。京師聞書昌名。未得見。辛卯始識與桐。欲訪書昌。時二君甫成進士。俱罷歸銓部。意不自得。先後出都門。予亦遊涉江湖。不遑安處。乙未入都。二君方以夙望被薦。與休甯戴震等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爲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勾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閒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爲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浸浸乎移風俗矣。予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溫飽。橐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請予爲藉書目錄之序。予序之曰云云。書昌志旣美而不就。當世亦復迂之。故生平不得展其意氣。四庫館開。旣以夙望被徵。嘗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設法勸誘。使人刊布流通。且爲學者無窮之利。而已身與同列者竭所知能。悠遊寢食其中。將以庶幾得當。而於程功刻日。遷秩敍勞。皆未有以計也。事多扞格不行。宋元遺書。歲久湮沒。畸篇賸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綴。以還舊觀。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爲功者。遂謂搜取無遺逸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錄。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之書昌。書昌無間風雨寒暑。日盡九千

鉅冊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好古之士。以爲書昌有功斯文。而書昌自是不復任載筆矣。庚子辛丑之間。四庫全書將竣。而館閣被命特修之書。若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職官表。河源考之類。指不勝屈。皆於趨成以入四庫著錄。館閣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數館。又借才外曹。若進士舉貢諸生未得官者。或借以超資換階。紛然競赴功名之會。而書昌皆不得與。意泊如也。書昌閤於世故。惟讀書不欺。其與人。也忠信。而自爲謀。往往明大而疏於細。據其理不甚詳察於人事。以是益迂之。初入翰林。以爲官清則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間架。權市貨。倩賈客爲之居。廩餼而大耗其貲。則矍然省曰。商賈末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疏矣。則又僦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爲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僦田所獲。不足償其糞溉。則又矍然省曰。農夫耒耜。士之贅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評輯制舉之文。鐫印萬本。以爲諸生干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卽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爲利矣。然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資多。券質責逋。計子母卽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書昌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子亦力阻。而書昌自喜益深。黠者或從中暗規其利。書昌又坦懷無逆億。故以溫飽之家。購書無幾。至三變計而愈億不支。然其讀書實深有得。而流俗視之。乃與言治生等。嗟乎。人固不易知。知人讀書之有所得。則更不易。自孔氏之門。顏曾游夏不專一律。孟子王齊反手。身當七百名世。而井田封建。一則曰聞其略。再則曰此其大略。諸侯之禮。則未之學。荀卿深明禮樂。詳於

制數雖推施不及孟子。而於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實無愧焉。人豈可一律哉。自有謂坐言起行譏宋儒爲無用者。於是經術淵閎之士。或於世事稍疏。卽爲儒者詬病。不知守先待後責固不輕。而書昌勤學而不爲名。心公而無私於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譏其所見之偏。卽知之者亦徒震於學識之博。而於書昌之所自得。則皆未有當也。書昌於學其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後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統。學安得有案。春官禮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故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求甚悉。以謂學而不明於此。皆面牆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戴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紛爭宗旨者。市於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嘗謂告子言生之謂性。人知其爲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乃是陰關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乃是陰關道流。蓋其意以儒者存養省察爲反求諸心。道家飛伏修鍊爲求助於氣也。聞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始予遊京師。於書肆見偉丈夫黝澤而髯。取肆書都目流覽絕疾。似無所當意者。掉臂竟去。予微跡之。益都進士李文藻也。後見書昌髯偉絕類李君。因悉李君志奇好古。亦似書昌。時李已出爲廣東知縣。與書昌往復搜剽山東前輩遺書。不遺餘力。予恨未得交李君也。同時聊城鄧汝功德州梁鴻翥皆篤學嗜古。不爲時名。推爲山東士望。李君卒廣西同知。以詩別書昌。意謂梁鄧先後下世。以次及李。因擬書昌爲魯靈光。今十年爾。而書昌又

逝。悲夫。書昌諱永年。書昌其字。自號林汲山人。其先浙江餘姚人也。自太高祖遷居歷城。祖母劉以節孝旌。考諱堂。國學生。孝行聞於鄉里。母王有淑德。閭黨稱之。書昌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乾隆四十四年。貴州鄉試典試官。卒年六十有二。子震甲。乾隆四十五年舉人。予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躓少歡。過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晏。□書昌方欲僦田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予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徹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予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讀書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舍其耒耜以求占畢可乎。予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圃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蒔。朝夕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繫之矣。與桐書言書昌且東歸。自知不起。屬與桐寄語。俾予爲傳。予爲書昌不好名。傳不足以慰地下也。若其讀書有以自得。區區欲以己之所有。公於斯人。則予與與桐所爲心折者爾。

先正讀書訣

清 歷城周永年書昌甫輯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傳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易周

王秋山曰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於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非急暴而不能恆則必苟且而不可
恆。易解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傳不恆其德无所容也。易周

郭白雲曰過中則不恆不恆則日入於小人域項平甫曰无所容者動靜皆不可也觀象行無常
度則已不安事無常法則物不順。易解

上六振恆凶。象傳振恆在上大无功也。易周

呂東萊曰立天下之大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易解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易周

何元子曰艮其背主靜之功學者之事也人之精神盡在於面不在於背故聖人教之以艮其背此求
止法也使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端未始不寂然矣然而其初未能也必自艮背而
入。易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傳艮其限危薰心也。易周

何元子曰：震性好動，而欲限之使不動，然好動之性，終在妄想坐馳，紆軫內熱，薰灼其心。易解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傳：艮其身，止諸躬也。易解

徐進齋曰：四當心位，不書心者，心不可見，身者，心之區宇也。身止則知心得其所矣。易解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易解

董氏曰：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易解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大學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

得，謂得其所。朱子章句

致知在格物。大學

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朱子語類：格物致知，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的，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小立課程，大作功夫，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攔一掌血，此心入在裏面，與他猛滾一番，方是透徹。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其病甚多。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又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得長進。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無變遷之患，而得。

益固。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李延平先生曰。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言語文字之所及也。

欲速則不達。語論

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敝車隳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存疑

其進銳者其退速。孟子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朱子

進銳如何

反退速。蓋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箇浮氣最不可耐久。真註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告之。管子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言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則亦及之。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蠃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

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荀子勸學篇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跬步不休。跛鼈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荀子修身篇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孟子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孟子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韓文

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踟躇。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韓文

陽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學無不通。順宗實錄

君少不喜書。年已壯。猶不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詞。歲餘舉進士。再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之厚。故發也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歐公蘇明允墓志

學必量力。量力故能久。邵子皇極經世外篇

不必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的課程。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歧亡羊者。不可不戒也。朱子

三哥年長。不可自比兒童。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

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版。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大抵所讀

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

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

日鈔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會理。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咨問。而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也。又置簿

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

可慆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

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

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朱子。

看大學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記。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

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

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

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勿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

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

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

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邪。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與失。亦不難見也。朱子

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胾。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擎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朱子

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朱子

與長子受之曰。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旣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得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有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朱子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

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朱子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己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觀盡。何用逐日只捱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朱子

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唱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如熹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閒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熹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恩恩過了五十來年。朱子

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朱子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一章。曰。我放心未收。如何讀書能記。乃獨處一室。靜坐月餘。自此讀書無遺。朱子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朱子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張子經學理窟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張子經學理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張子經學理窟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以爲之憂。則不敢惰。四益也。張子經學理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張子經學理窟河出崑崙墟。雖其本原高遠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達於四海。願足下思四海之士以爲

友增益其所不能。毋欲速化而已。谷黃山

古人有言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時，書味猶在心中。

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也。谷黃山

左傳：前漢讀得徹否？書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廢。江出岷山，源若壻口。及其至於楚國，橫絕千里，非方舟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既無人講勸，但焚香正坐，靜想見古人，自當心源開發，日勝進也。谷黃山

凡讀書法要以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谷黃山

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其條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東坡集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手與口，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

幾於孟軻之敬主。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至於耳目之觀美。此

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

東坡集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爲法。

困學紀聞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敍

事當以書爲法。

困學紀聞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困學紀聞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

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

困學紀聞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詒癡符也。

正力

楊綰有論

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爲法。易曰。白賁无咎。

舊書綰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已不可得而見。困學紀聞。

史記曰。史有二體。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

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邱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又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便可識別。左編呂祖謙傳

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於世。傅良爲學。精於古人制度。年經月緯。晝檢夜索。詢世譜。編史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祖謙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傅良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間。銷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恥爲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

欲內朝外庭爲人王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左編

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左編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十計。嘗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之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輳。皆有益之書。餘非所急也。所輯最巨者有左編、右編、儒編、詩編、文編、稗編。凡六種。焦弱侯澹園集

治古之時。非唯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氏之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

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吾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宋

士集 曾侍
郎神道碑

古人之文章。銜華佩實。晝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柢。韓柳所讀之書。其文每臚陳之。宋景濂爲曾侍郎志。敍古人讀書爲學之次第也。此唐宋以來高曾之規矩也。宋人傳考亭西山讀書分年之法。蓋自八歲入小學。迨於二十四五。經經緯史。首尾鉤貫。有失時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則三十前已辦也。自時厥後。儲峙完具。逢源肆應。富有日新。舉而措之而已耳。眉山兄弟出蜀應舉。蓋已在學成之後。方希古負笈潛溪。前後大載。學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遠。學法蕪廢。自少及壯。舉甚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磨於制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往。交臂非故。顧欲以餘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所不能。有學集

古人之學。自弱冠至於有室。六經三史。已熟爛於胸中。作爲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榱桷椳題。指揮如意。今以空疏繆悠之胸次。加以訓詁沿襲之俗學。一旦悔恨。改乘轅而北之。而世故羈縻。年華耗落。又復悠忽視蔭。不能窮老盡力。以從事於斯。遂欲鹵莽躐等。驅駕古人於楮墨之間。此非愚卽妄而已矣。有學集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寬緩。大概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

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常教其所短。許魯齋集附錄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范文正公遺事

公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他日必求所以稱之者。范文正公遺事

公在南都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食飲。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求於仁義。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

吾豈苟哉。范公神道碑

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羣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徧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己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恭獻公。復割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祭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爲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於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

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爲治者不知所尊尙。寥寥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獎。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元李祁文正書院記。按荆公祭公文有云。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朱子曰。公振作士大夫之功多。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識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當。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許文正公遺書。

誦經習史。須是專心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可因他而輟。許文正公遺書。

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

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許文正公遺書。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閒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許文正公遺書。

東萊先生曰。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課。不可閒斷。日須誦文字一篇。或量力念半篇。或二三百字。編文字一卷。或半篇。須分兩冊。一冊編題。一冊編語。卷帙太多。編六七板亦得。作文字半篇。或一篇。熟看。桂文及前輩文字各數首。此其大略也。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念前人文。字。編文字半板。非謂寫半板。但如節西漢半板作文字。蓋整則暇矣。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許文正公遺書。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黃黎洲論文管見。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歷。卽有議論敘事。敝車羸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當。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倉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真。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黃黎洲論文管見。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黃黎洲論文管見。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眞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剝然無物者也。

黃梨洲論
文管見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知自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性理大全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寶也。性理大全

朱子告或人曰。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場。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性理大全

程子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惑也。性理大全

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說得正。見得大。方是世間不可少之文。若書今文集。一連三四篇。不見一緊要關係語。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然要揀正大道理說。又有二病。一是古聖賢通同好語。掇

拾數衍。令人一見生厭。惟恐不完。一是真正切要。好語。卻與吾生平爲人。南轅北向了不相涉。卽不必言。清行濁立。意欺世盜名。亦未免爲識者所鄙笑矣。魏叔子裏言。

人於文字。惡人譏彈。不肯一字受善。此所謂寶蟬丸而棄蘇合。只是癡到極處耳。魏叔子裏言。

凡作文。須從不朽處求。不可從速朽處求。如言依忠孝。語關治亂。以真心朴氣爲文者。此不朽之故也。浮華鮮實。妄言背理。以致周旋世情。自失廉隅者。此速朽之故也。今人作文。專一向速朽處著想。著力而日冀其文之不朽。不亦惑乎。日錄。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論文章耳。日錄。

爲文當先留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文雖不合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此經世爲文合一之功也。日錄。

稚子愚蠢。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陸清獻公集。

姪孫教子之念。與他人異。功名且當聽之於天。但必欲其爲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

上一途。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三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真是可愛。若讀得不熟。安能如此。此雖尙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腳。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學問。未有不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注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早起。夜閒則又不宜久坐。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陸清獻公集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縣密不閒斷。不在速也。能不閒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勿忽之。陸清獻公集

令郎天資英妙。必成大器。鄙意目下但當多讀書。勿汲汲於時文。左傳之外。易詩禮諸經。皆不可不讀。讀

必精熟。熟必講解。聰明自然日生。將來便不可限量。養其根而俟其實。古人爲學皆然。世俗子弟所以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經書。便令作文。空疏杜撰。不識經史爲何物。雖僥倖功名。亦止成俗學。與前輩學問相去殊絕。此不足效也。陸清獻公集

令郎今歲學業。必更精進。幼學工夫。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堅其基址。然後可起樓閣。五經四書皆基址也。時文則樓閣也。須先將各經熟讀細講。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後及於時文。循序漸進。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陸清獻公集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工。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將四書一二章潛心味玩。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注。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是致知之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陸清獻公集

分年日程一書。平生所最服膺。故特梓行。欲學者胸中先知有讀書規模。然後以漸加功。倘從前已經蹉跎者。一二年補讀一經可也。陸清獻公集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卻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悠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陸清獻公集

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必怠惰。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陸清獻公集

星佑來。惟勸其讀小學。若日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爲聖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陸清獻公集

聞令孫今歲亦已就試。愚意亦不必汲汲。與其勉強早入泮。不如多讀幾年書。使之學問充足。下筆沛然。不患功名不到手。此一生受用不盡之道。若一味欲速。未培其根。先求其華。縱得僥倖。恐病痛非小。此某年來閱歷人情世態。所見如此。陸清獻公集

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陸清獻公集

家務雖不能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行。則不患俗務累人矣。陸清獻公集

自古豪傑往往從艱貞之時。倍加精進。蘇子瞻之文章。愈窮愈工。程伊川之學問。彌困彌粹。一番否剝。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子耶。陸清獻公集

細心靜氣。以程朱大儒之書。沈潛反覆。其中真見聖賢意旨所在。然後執筆爲文。復取先正守溪荆川涇陽之作。循其規矩。範我馳驅。不必務爲奇異。而自卓然遠於流俗。此則天下之至文也。何爲舍坦途而馳驟於荆棘哉。陸清獻公集

摘韓子讀書訣課子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言。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此文公自言讀書事也。其要訣卻在紀事纂言兩句。凡書目過口過。總不如手過。蓋手動則心必隨之。雖覽誦二十篇。不如鈔撮一次之功多也。況必提其要。則閱事不容不詳。必鉤其元。則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異。剖斷是非。而自紀所疑。附以辨論。則濬知愈深。著心愈牢矣。近代前輩當爲諸生時。皆有經書講旨及綱鑑性理等鈔略。尙是古人遺意。蓋自爲溫習之功。非欲垂世也。今日學者亦不復講。其作爲書說史論等刊布流行者。乃

是求名射利之故。不與爲己相關。故亦卒無所得。蓋有書成而了不省記者。此又可戒而不可效。李榕村集資性有鈍敏。不可強也。雖然。亦視其志之分數何如耳。如有十分志向。則其誠必不息。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則亦無微之不入。無堅之不破。凡溺心於邪者。必有鬼憑之。專心於正者。必有神依之。管子曰。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道家之言曰。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王荊公云。方其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所謂神物。非真從天降地出。乃是自家精神靈爽之所爲。詩云。天之牖民。如璣如籥。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此理至確。惟在有精進之力。無退悔之心。有廣大之願。無休歇之期。古人有大就者。往往是鈍魯人。不足爲憂也。李榕村集

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人須終身藝之。如農夫之終歲而藝五穀也。藝五穀者。每種必盡其勤。方其盡力於此。不知有彼也。若來牟未蘇。而又長彼黍稷。雖有上農。不能兼施。此須立課程爲之。每藝一經。必盡自家分量。務令徹底方休。藝之之法。一曰熟誦經文也。二曰盡參衆說。而別其同異。較其短長也。三曰精思以釋所疑。而猶未敢自信也。四曰明辨以去所非。而猶未敢自是也。能於一經上得其門而入。則諸書皆同室而異戶者。可以類推而通。古之成業以名世者。其必由此矣。李榕村集

勸學箴 易與詩書。最務精熟。三禮三傳。隨分誦讀。西京東京。文極醇厚。唐人之雄。曰韓曰柳。北宋文章。於唐有烈。歐、蘇、條、達、曾、王、峻、潔。擇其尤者。含咀英華。將來融洽。不名一家。諸子之粹。亦可采焉。荀卿論學。莊子譚天。仲淹中說。子雲法言。偉長中論。康節外篇。奧旨奇辭。手錄心追。醇疵小大。默而識之。周程。

張、朱、至爲精鑿。孔、孟通津。經書正鵠。易通正蒙。性書學論。以逮雒、閩。微言至訓。竝須熟講。益以精思。篤嗜深契。尙友遙師。義理昭明。庶幾不畔。窮經觀史。靡不貫串。猶有餘力。列代詩騷。搜春擷卉。以詠以陶。如是讀書。方有根柢。文學德行。實相表裏。李榕村集

讀書博學強記。日有程課。數十年不間斷。當年吳下顧亭林。今四舍弟耜卿。皆曾下此工夫。亭林十三經盡皆背誦。每年用三箇月溫理。餘月用以知新。其議論簡要有裁剪。未見其匹。耜卿亦能背誦十三經。而略通其義。可不謂賢乎。但記誦所以爲思索。思索所以爲體認。體認所以爲涵養也。若以思索體認涵養爲記誦帶出來的工夫。而以記誦爲第一義。便大差。必以義理爲先。開卷便求全體大用所在。至於義理融透浹洽。自然能記。卽偶然忘記亦無害。程、朱亦然。李榕村集

寶實讀書。一切詩文歷算都不甚留心。惟四書五經中這點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胎胞中帶來的一般。此之謂法嗣。當時徐立齋、韓元少每見輒問某近又讀何異書。人好讀異書。便是大病。書有何異。四書五經如飢食渴飲。祖宗父母一般。終身相對。豈有厭時。李榕村集

自漢以來的學問。務博而不精。聖賢無是也。太公只一卷丹書。箕子只一篇洪範。朱子讀一部大學。難道別的道理文字。他都不曉。然得力只在此。某嘗謂學問先要有約的做根。再泛濫諸家。廣收博采。原亦不離約的。臨了仍在約的上歸根復命。如草木然。初下地原是種子。始有根有幹有花有葉。臨了仍結種。到結了種。雖小小的。而根幹花葉。無數精華。都收在裏面。李榕村集

看書須逐條想一遍。不但爲書。且將此心磨的可用。不然遇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來。李榕村集

讀書不專是務博。須是湊成一堆。如天上繁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湊起來。比月還大。只因月是團圓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大別。昔有人力格數人。問之。渠云。力兼二人。便敵得十人。兼三四人。則三四十人不足道也。以此見得須是合併。若散開終是不濟事。李榕村集

五經六藝。今止四經四藝而已。經止易。詩。書。春秋。禮。卽在六藝中。藝止禮。樂。書。數。射。御。已不講。易將註疏。程傳。朱義看過。略通大意。一年可了。詩將註疏與朱傳看。書經亦然。春秋三傳註疏。每種一年。兼之禮樂書數。不過十餘年。無不通矣。聰明人用十餘年功。亦不難。便是許多年代無此人。豈不可歎。李榕村集

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只是才大。學問直溯源頭。掘井見泉。橫說豎說。頭頭是道。李榕村集

有人說十三經廿一史皆看過。只是不記得。總是他立意要看完經史。便不能記。何也。爲其泛也。非切己要讀。如何能記。天下書原讀不盡。虛齋云。欲爲一代經綸手。須讀數篇要緊書。書讀要緊者方好。文中子云。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某自己驗之。確是如此。孔子說得極平常。都是自己自得之言。說一箇溫故。說一箇時習。可見不溫不習。便無處得說與知新。李榕村集

人於書有一見便曉者。天下之棄材也。須是積累而進。溫故知新。方能牢固。如富貴家兒生來便有得用。他看錢物天然不愛惜。惟辛勤成家。便一草一木。愛之護之。讀書從勤苦中得些滋味。自然不肯放下。

往往見人家子弟一見便曉多無成就有人自訟其過生平好讀新書不喜讀舊書亦是大病李榕村集

凡瓜果時候未到縱將他煮爛他終是生人只知春生夏長秋收之爲功不知成物卻全在冬五穀至秋已成矣若當下便將他下地作種終是不好畢竟收過冬生意纔足人見其已入倉困以爲旣死不知他生意在內自己收束堅固以完其性可知貞下起元之理一絲不錯凡學問工夫火候未到時勉強爲之終是欠缺李榕村集

學聚問辨下著一句寬以居之大妙如用武火將物煮熟卻要用慢火煨滋味纔入方得他爛李榕村集

讀書要搜根搜得根便不會忘將那一部書分類纂過又隨章劄記復全部串解得其主意便記得某向看三角法過而輒忘後得其一線穿下之根便再不忘某於河圖洛書搜得其根放下空空洞洞一提起千頭萬緒無不了然孔明當日獨觀大意今人解作草略便不是大意者卽精英根源也杜工部讀書難字過便不屑記難字如楊子雲乃是要採其精英李榕村集

讀書千遍其意自見某初讀參同契了無入處用此法試之熟後遂見得其中自有條理初讀大司樂亦然用此法又有入處乃知此言果丹訣也人做大司成只糾合有志讀經者且不要管他別樣只教他將一部經一面讀一面想用功到千遍再問他所得便好李榕村集

某年十八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手纂四書一部二十手纂易經一部凡某家某家如何說皆一一能記至今以爲根基不然雖閒時熟思從何思起李榕村集

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強。某謂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法。不拘大書小書。能將這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家說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如領兵十萬。一樣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親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領兵必有幾百親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親者。又有所親。因類相感。無不通徹。只是這部書卻要實是丹頭。方可通得去。倘熟一部沒要緊的書。便沒用。如領兵卻親待一夥極作姦犯科的兵。交友卻結交一班無賴的友。如何聯屬得來。李榕村集

要通一經。須將那一經注疏細看。再將大全細看。莫先存一駁他的心。亦莫存一向他的心。虛公其心。就文論理。覺得那一說是。或兩說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看來看去。務求穩當。磨到熟後。便可名此一經。當日虛齋只將易經如此做得一番工夫。後來天下傳其蒙引曰。欲易明。問蔡清。故某嘗曰。自宋以後。得漢人窮經之意者。惟虛齋先生一人。李榕村集

達摩一老癯。對著壁坐了九年。幾奪吾儒之席。胡安定在泰山讀書十餘年。其後學徒之盛遍天下。凡人有十年著緊工夫。其聲光氣燄。斷然不同。李榕村集

讀書著不得一點爲人的心。著此便斷根。雖孜孜窮年無益也。李榕村集

讀書只贊其文字好何益。須將作者之意發明出來。及考訂其本之同異。文義之是否。字字不放過。方算得看這部書。李榕村集

和尚家參禪，亦是要心歸一。故意說一句極沒理的話，要你在這上尋求，想來想去，別的念頭都斷了，人心本是靈明，逼到歸一，時光彩忽發，別見得一箇境界，他們得此，方好用功，不是到此就住，從此遍參歷扣，直追無上菩提。陰符經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是這一層工夫，至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即參同契所謂千周粲彬彬，萬遍將可觀，乃是思之精熟，若心無那一段歸一內力，卻不能思，要思，心散去了，亦不中用。李榕村集

凡人一藝之精，必有幾年高興，若迷溺其中，見得有趣，方能精。如先存一別有遠大，何必在此駐足之意，斷不精矣。某人別件都能領略，只是文章不進，每自曰：只要求得心裏明白，明白後自然說得出，便是辭達。此即是他心病。文章如何能達，卻也要剪裁有材料，不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藝文如此，況於聖賢之學，非有一段毅然專致之誠，安能有得。李榕村集

出門之功甚大，閉戶用功，何嘗不好。到底出門，聞見廣，使某不見顧甯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韻歷算之詳。佛門中遍參歷扣，最是妙義，豈必高明人，就是尋常人亦有一知半解。李榕村集

甯人曰：吾於經史雖略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至律歷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此其自訟語，實讀書要訣也。李榕村集

人須要用心，但用過心，不獨悟過好，只疑過亦好，不但記得好，就不記得亦好，中有箇根子，便有時會發動。李榕村集

國手於碁。亦終身之事。他刻刻不能離碁。可見一藝成名。也要至誠無息。若有一日放得下。便非第一流的本事。堯舜已將天下讓與人。自己尙是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人的學問。總要不斷。這是一點真源。有源之物。便會大。陸子靜於此。卻有所得。故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

浮沈。李榕村集

源泉一勺耳。及其漸遠漸大。便成江河。問一貫之義似此。曰然。有了源頭。愈多愈好。江水一路來。無限諸水會之。然只成其爲江。不聞品江水者。以爲此中雜某某之水也。河水一路來。無限諸水會之。然只成其爲河。不聞品河水者。以爲此中雜某某之水也。有源頭的物事。他物入其中。皆成自己的物事。李榕村集

志立則神日生。要在提撕之力。李榕村集

仙家明日成仙。今日尙不知。總是要工夫不歇。如雞抱子。呆呆的只抱在那裏。火候一刻不到。不能得他出來。朱子至六十歲上。自嘆假如五十九歲死。竟不聞道矣。後五六年。仍嘆與道無分。門人援前言以問曰。想是爲不得行道而發。朱子曰。非也。就是眼前道理尙遠耳。汝楫曰。然則下學何時窺見津涯。曰。此仙家所謂大丹也。然小丹亦不可不結。想來顏曾思孟有顏曾思孟之丹。周程張朱有周程張朱之丹。如董韓亦有董韓之丹。成得無上天仙固好。不爾。就是地仙亦強似虛生浪死。李榕村集

昌黎論一事。便一事透徹。此人煞有用。明朝人學問事功都不透。想是讀書不專之過。只有蔡虛齋專精四書易經。而年只五十七。又貧不能多得書。如朱子語類都不曾見。故到底不明白理氣二字。然薦廿

餘人於王三原皆有成就。識甯王必反。便拂衣歸。已不是無用人。李榕村集

某未領鄉薦時。曾將左傳分類編纂。言禮者一處。言樂者一處。言兵者一處。言卜筮者一處。嘉言善行一處。如此容易記。未及編成。以人事而廢。昔蘇子容記得史熟。東坡問之。答曰。吾曾將某年某月下將事繫之。編得一次。復將事下繫以某年某月。又編得一次。編來編去。遂熟。東坡曰。吾何書不如此下工夫。畢竟公記得。大概欲史熟。須如此。李榕村集

後世情僞之變。無所不有。讀史乃鍊達人情之學。左傳尙不能備。後世情僞。若漢書則幾備矣。李榕村集

凡文字不可走了樣子。史記剏一箇樣。後來史書硬依他敍記。諸文韓昌黎剏一箇樣。後來亦便依他。其

初剏爲者都非常人。若後來不是此等人。生要剏爲便不成樣。李榕村集

靜中工夫。惟閒時可用。孔明自二十六歲出來。日倥偬於戎馬之間。曾無刻暇。而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

想他天資高。時時將心提起。用著實落工夫來。李榕村集

朋友要取直諒。自己受益。不受盡言者。始於予智。終於至愚。夫子稱舜好問好察。不必賢智之言。始足聽也。耕問奴。織問婢。他所素習。必勝於我。武侯天資高。曰廣諮詢。曰聞過必改。而無吝色。曰吾心如秤。不能爲物作輕重。故功雖未成。而信格神明。勢傾天下。當時稱服。了無異詞。後世傳誦。久而彌光。李榕村集

徐元直說俗儒不知世務。識時務者爲俊傑。武侯云。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據江東。正所謂俗儒也。李榕村集

學問須是熟。梅定九於歷算。四十年工夫。尙不能熟。讀書不熟。終不得力。魏伯陽所謂千周萬遍也。李榕村集

讀書不透。多亦無益。然亦未有多而能透者。李榕村集

人無所得。雖讀得三通。高談雄辨。證佐紛羅。其歸如擗冰然。初非不盈把。漸擗漸消。至於無有。所以讀書

以實得爲主。李榕村集

學問之道。最怕他地方派斷。如李中孚幼爲孝子。長爲高士。半世讀書。所著論多未諦當。以關中派斷故

也。所以孟子見得透甚。□見知。李榕村集

欲搜廿一史中。取其有關於修齊治平之要者。仿東萊大事記爲一編。又搜歷代典制沿革。及後世如何

可以通行者。略仿通考。各著爲論。爲一編。李榕村集

今專門之學甚少。古來官制田賦冠服地理之類。皆無精詳可據之書。此等必實實考究得原原本本。確

有條貫方好。不然隨便著作。有何關係。李榕村集

鉅鹿。昆陽。皆以少勝衆。項羽一戰而驕。諸侯膝行而前。氣燄太露。光武一味收斂。伯升爲更始所殺。夜間

淚溼枕席。平居卻不露聲色。便是成事氣量。李榕村集

作史全要簡潔。蜀志後主二年。終歲止八字。曰勸農殖穀。閉關息民。只此的是良史才。李榕村集

場言某門人陳大章最熟通鑑。檢得其中疏誤處。便作一篇文字辨駁之。聞其師謂之曰。不消如此。只註

其下云。應作如何足矣。宇宙間幾部大書。譬如祖父遺訓。萬一偶誤。只好說我當日記得是如此。若侃

侃辨證。便非立言之體。元生曰。正是如此。今人讀程朱書。於其道理精純處。毫不理會。至於地名人名。制度。偶然疏舛。便當作天來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雖說得是。亦令人厭。所謂辭有體要也。李榕村集爲申飭學校事。本部院奉命督學考試畿南一道。行已告竣。見其俗尙樸厚。士子行文可觀者。所在不乏。未嘗不心爲慰喜。然風土差殊。或有師友淵源之異。或有師生數學勤惰之別。以故諸生童佻達城闕者多。矻矻窮年者少。平日學植旣落。臨事剽竊應文。根株淺薄。詞采乾枯。謬體相沿。理法不講。自諸生甚者。一縣無可充優等。而新進童子。不能及額。皆由師儒玩愒姑息。不修厥事之過也。今朝廷重爾教職之選。分別流品。一以舉貢代置。廟堂責成之意。宜各念知。其自今顧名自愛。大變因循積弊。相與立爲教學規條。月考歲計。至本部院科試程士之日。蒸蒸一變。是則金口木舌弗懈之效也。凡讀書作文。須有根柢。今士子徒誦幾篇坊刻時文。又不能辨其美惡高下。但以選者之丹黃爲趨舍。浮詞填胸。千里一軌。遇題目相近。剽剝不讓。公然相襲。不復知有勦說雷同之禁也。間或理致及典實題樣。與所習相左。則荒疏杜撰。無一語中肯綮者。何則。理致精微。非平日體認真切。熟於諸儒講說源流。敷辭安能動洽理趣。若典實題則或係禮樂名物。井田學校制度之屬。或稱引唐虞夏殷周帝王賢聖德美功業之類。非略覽易詩書春秋諸經。曉其故實事跡。但就時文中搜摘應副。甫脫口而謬戾不可勝言矣。今將責士子淹該經史。驟未易至。若沈潛經書。使先儒理解融會通貫。自是諸生分內事。至於他經。卽不能盡究其全。固當略涉其趣。隨其天資分量。左右采獲。積累旣多。造意措詞。亦自略有本原。而坐進淹

茂矣。榕村別集

餘姚黃宗義曰。士之不學。由專工於時藝也。時藝之不工。由專讀於時文也。故嘉隆以前之士子。皆根柢經史。時文號爲最盛。固未嘗以之流行坊社間也。萬歷丁丑。馮具區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餘篇。名藝海元珠。至癸未。具區爲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此京刻之始也。然壬辰尙缺三房。乙未缺一房。至戊戌而十八房始備。婁江王房仲閱藝隨錄。此選家之始也。辛丑。遂有數家。自是以後。時文充塞宇宙。經史之學。折而盡入於時學矣。明文英華

楊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鉤元錄始。旁有批點。自五房仲士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爲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邱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旁通經史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爲坎軻不利之人。豈非所謂患失而惑者與。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明文英華

萬季野語余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泥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

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望溪集

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卑，皆以爲氣數使然，非也。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

以詩鳴者亦然。唐之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不無俯仰矣。自宋以降，學者之

於文術，必徧爲之。夫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望溪集

凡案頭必不可無古人書，如言行錄、伊洛淵源之類，使心目常常與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如止看詩

文，恐溺於世俗。陸桴亭思辨錄

凡讀書須識貨，方不錯用工夫。如四書五經性理綱目，此所當終身誦讀者也。水利農政、天文兵法諸書，

亦要一一尋究，得其要領。其於子史百家，不過觀其大意而已。如欲一一記誦，便是玩物喪志。陸桴亭思辨錄

記誦之功，讀史不必用。若五經四書太極西銘之類，必不可不成誦。不成誦則義理不出也。陸桴亭思辨錄

書籍之多，千倍於古，學非博不可。然汗牛充棟，將如之何？偶思得一讀書法，欲將所讀之書，分爲三節。自

五歲至十五爲一節，十年誦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爲一節，十年講貫。自二十五至三十五爲一節，十

年涉獵。使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則庶幾學者可由此而程功，朝廷亦可因之而試士矣。所當讀之書，約

略開列於後。

十年誦讀

小學。文公小學頗繁。愚

四書。先讀正文。

五經。先讀正文。

周禮。柯尙遷。

太極通書。西銘。

綱目。先讀編。又有歷世通譜。秋繁錄等書。載

古文。一宜先讀左傳。其中國策。史。漢。八。興。亡。治。亂。者。易。曉。易。於。記。誦。俟。十。五。歲。後。可。也。予。近。有。書。鑑

古詩。以離騷。經。陶。詩。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一。編。似。可。備。覽。

各家歌訣。凡。天。文。地。理。水。利。算。學。諸。家。俱。有。

十年講貫

四書。宜全看。

五經。宜全看。

周禮。柯尙遷。亦。註。近。

性理。尙宜重輯。內。如。洪。範。皇。極。律。呂。新。書。易。學。啓

綱目。二宜與資治通鑑。紀。事。本。末。

本朝事實

本朝典禮

本朝律令

三書最爲

文獻通考

此書與綱目相表裏不可不講

大學衍義

衍義補簡明者經濟不可不講

天文書

宜專學

地理書

宜詳要

水利農田書

有新刻水利全書

兵法書

孫子吳子俱宜講究。按司馬法武備志全紀效新書一家練兵實

古文

左國史漢

古詩

李杜宜全閱

十年涉獵

四書

五經

周禮

以上參看註疏及諸家之說

先正讀書訣

諸儒語錄

二十一史

本朝實錄及典禮律令諸書

諸家天文

諸家地理各省輿地志或旁及堪輿家

諸家水利農田書

諸家兵法

諸家古文

諸家詩

以上諸書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則略其涉獵而專其講貫。又不然則去其詩文其於經濟中或專習一家其餘則斷斷在所必讀。庶學者俱爲有體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於帖括矣。誰肯爲眞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哉。陸桴亭思辨錄

讀史當以朱子綱目爲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益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淹貫。廣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記覽。然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鑑紀事本末猶不可不讀。二十一史雖不讀可也。備查足矣。

陸桴亭思辨錄

二十一史列傳甚冗亂。其諸志卻不可不讀。蓋一代之禮樂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嘗欲去二十一史紀傳。別取諸志。爲一書。天文地理。各從其類。是誠大觀。文獻通考。亦彷彿其意。但終不若獨觀一代。爲觀一代之全耳。陸桴亭思辨錄

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古來聖賢。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窮理二字。陸桴亭思辨錄

思如炊火。悟到時如火候。炊火可以著力。火候著力不得。只久久純熟。待其自至。然炊火亦有法。火力斷續則難於熟。此孟子之所謂忘也。火力太猛則易至焦敗。此孟子之所謂助長也。勿助勿忘。此中自有箇妙處在。陸桴亭思辨錄

讀史有必不可少讀書。如歷代地圖建置沿革。歷代官制建置沿革。年號考。甲子考。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考。歷世統譜。秋槩錄等書。俱不可少。意欲彙爲一集。名曰讀史要覽。亦是便學者之事。陸桴亭思辨錄

讀史須一氣看過。則前後事連貫。易於記憶。陸桴亭思辨錄

讀書連早起夜坐。窮日之力。性敏者可得二百葉。評點考索之功俱在內。更多則不能精察矣。綱目通鑑紀事三書。不下四萬餘紙。值二百日。其餘日亦當反覆玩味。優游涵泳之功。是三書者亦可以無憾矣。陸桴亭思辨錄

或問天文係國家禁書。非也。國家所禁。在占驗之書。恐人妄言禍福。若歷數則人人當知。亦國家所急賴。

陸桴亭
思辨錄

水利農田是一事。兩書可互相發。能知水利。則農田思過半矣。陸桴亭思辨錄

凡讀書分類。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如綱目等三書。所載大約相同。若綱目用心看過。則此二書。不必更用細閱。但點過便是。譬如復讀。極省工夫。然須一齊看去。不可看完一部。再看一部。久則記憶生疏也。其餘若理學書。如先儒語錄之類。作一項看。經濟書如文獻通考。函史下編。治平略。大學衍義補。經濟類編之類。作一項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樂律之類。皆然。成就自不可量也。陸桴亭思辨錄

人一刻不進學。對草木亦可愧。館中有隙地種蔬。不數日已長成矣。因感記此。陸桴亭思辨錄

熟讀。陸桴亭思辨錄

近日人才之壞。皆由子弟早習時文。蓋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卽國初童子試。亦必俟二十後方許進學。進學者必試經論。養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務捷得。聰明者讀摘段數葉。便可拾青紫。其胸中何嘗有一毫道理知覺。乃欲責其致君澤民。故欲令人才之端。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昔人之患在樸。今人之患在文。文翁治蜀。因其樸而教之以文也。今日之勢。正與文翁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樸。則世界受一分惠。而反樸之道。當自教子弟始。有心世道者。慎毋於時文更揚其波哉。陸桴亭思辨錄

洒掃應對進退。此真弟子事。自世俗習於侈靡。一切以僕隸當之。此理不講久矣。偶過友人姚文初家。見

其門庭蕭然。一切洒掃應對進退。皆令次公執役。猶有古人之風。文初。硯聞先生之後也。其高風如此。
陸桴亭
思辨錄

師道壞。則無賢子弟。無賢子弟。則後來師道愈壞。敝敝相承。吾不知其何所流極也。陸桴亭
思辨錄

致知工夫。莫備於六書。蓋天地間一物必有一字。而聖賢制字。一字必具一理。能卽字以觀理。則格物之道在焉矣。許氏說文。雖略存古人之意。而理有未備。吾友王子石隱作六書正論。每字必據理精思。直窮原本。其精確處。竟可作爾雅讀。爲格致之學者。不可不知。陸桴亭
思辨錄

謝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以爲玩物喪志。及明道看史。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有悟。卻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愚謂上蔡不服固非。卽以此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亦非也。凡人讀書。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亦不可徒存記誦之念。有忽易之心。則掩卷茫然。事理俱無所得。有記誦之念。則隨人可否。事雖察而理或遺。故上蔡記誦。而明道以爲玩物喪志者。懼其詳於事而略於理也。明道看史。卻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者。求詳其事。將以深察其理也。凡讀書之人。皆當以此爲法。奈何獨以接引博學之士哉。陸桴亭
思辨錄

予嘗欲輯兵書爲三卷。曰道。曰法。曰術。道。只是道理。凡四書五經中言兵處。如教民七年。以不教民戰。易之師卦。書之步伐。詩之車攻吉日。以及聖賢古今論兵格言。必有合於王者之道者。乃取。法。則法制。如司馬法。李靖兵法。及紀效新書。八陣發明之類。術。則智術。如孫吳兵法。及古今史傳所紀攻戰之迹。令

學兵者先知道。次學法。次論術。庶體用不淆而人才有造。陸桴亭思辨錄

孫吳司馬法等七書。世謂之武經。然七書中惟司馬法近正。孫子雖權譎。然學兵者心術既正之後。亦不可不盡兵之變。至吳子則淺矣。其餘若尉繚甚粗略。六韜三略。衛公問答。皆僞書無足觀。陸桴亭思辨錄

兵家所言出奇制勝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勝之法虛。旗鼓步伐之法實。虛處聰明人自可會得。實處非學不可。猶之名物度數。卽聖人亦不能生知也。孫吳不必言。卽通鑑一書。凡言戰攻處。孰非出奇制勝之法。惟旗鼓步伐。所傳甚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書也。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戚南塘紀效新書。是從此書中脫出。故於旗鼓步伐之功獨詳。讀者不知。以爲戚公必有異人傳授。亦可笑也。陸桴亭思辨錄

人欲知地利。須是熟看通鑑。將古今來許多戰爭攻守去處。一一按圖細閱。天下雖大。其大形勢所在。亦不過數項。如秦蜀爲首。中原爲脊。東南爲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關。劍閣。夔門爲險。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流。荆襄爲險。此等處俱有古人說過做過。只要用心理會。其或因事遠游。經過山川險易。則又留心審視。默以證吾平日書傳中之所得。久之貫通胸中。自然有箇成局。其他瑣碎小利害去處。俟身到彼處。或按閱圖籍。或詢問士人。當自知之。無庸屑屑也。陸桴亭思辨錄

地利只是險阻二字。山爲險。水爲阻。秦以一面東制諸侯。山爲之也。長江天限南北。水爲之也。推此以往。可以知地利矣。陸桴亭思辨錄

地勢險易。古今亦有變更。不可盡據書傳。昔當秦漢時。函谷至潼關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道遠險阻。敵來犯關。常在千里之外。故曰秦得百二。今聞河流漸北。中饒平陸。寬坦無阻。失其險矣。天下之古今異勢者。豈特一潼關哉。陸浮亭思辨錄

水利與農田相表裏。故善治水者。以水爲利。不善治水者。以水爲害。江南澤國。而土田日闕。以水爲利也。西北高地。而每受河患。以水爲害也。故善言水利者。必言農田。陸浮亭思辨錄

水利只是蓄洩二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洩。旱年用蓄。水年用洩。其所以蓄洩之法。只在壩閘。知此數語。水利之道。思過半矣。陸浮亭思辨錄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鄧耕老勸學

讀書當時雖極熟。久而不讀亦必忘。其溫書之法。若初讀過書一卷。則一日溫此一卷。其後讀過二卷。則

二日溫一遍。三卷則三日溫一遍。二百卷則二百日能溫一遍。亦永不忘。此乃楊子吳祕之家傳溫書之法。如此既省工。又永永不忘之妙法也。王虛中訓蒙法。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學也。天下之人謂之湖學。學者最盛。先生使學者各治一事。如邊事河事之類。各居一齋。日夕講究。其後從學者多爲時用。蓋先生教人務有實效。不爲虛言也。是時孫公莘老名覺。顧

公子敦名臨。最爲高弟。呂氏童蒙訓。

田腴誠伯篤實士。嘗從橫渠學。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呂氏童蒙訓。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呂氏童蒙訓。

兒輩讀書。惟務涉獵。都不精專。故每試輒蹶。嘗與之言。譬如用人。必平日與之共肝膽。忘形骸。綢繆膠結。會無間然。臨緩急時。自得其力。若只泛交及一面之識。平時飲酒燕笑。渠便肯來。一旦有事。則掉臂去。每見先輩讀書。必有本頭。飯邊枕上。都不放捨。雖與人看不得。然執此以往。取青紫如拾地芥。只是與

之稔熟耳。小柴桑誦誦錄。

王景文曰。文章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張安國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於經乎何取。景文曰。宜用顧命。游廬山記事。將裒所歷序之。曰何以。景文曰。

當用禹貢。辭學指南。

劉子厚曰。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少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

潔。可以出入。辭學指南

窮經之暇。各隨自家聰明材質。專習一藝。或能兼通諸藝。更佳。如禮樂射御書數及歷象兵刑錢糧治河

之類。必精研習鍊。實實可以措諸事業。不徒空談其影響而已也。施虹玉塾講規約

岡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今

者朝讀一書。至暮便竟。問其指歸。尚不知所言何事。自云吾師淵明。不惟自悞。更以教人。少年倦於討

求。從之而廢。凡我同人。若遇此輩。所謂損友。絕之可也。鈍吟雜錄

爲學要在小時。年長便不成。然年長矣。亦不可不勉。鈍吟雜錄

吾見人家教子弟。未嘗不長嘆也。不讀詩書。云妨於舉業也。以余觀之。凡兩榜貴人。粗得名於時者。未有

不涉獵經史。讀書好學之士。不幸而躓於場屋。猶爲名於一時。爲人所宗慕。其碌碌不知書者。假令竊

得一第。或鼎甲居翰苑。亦爲常人。其老死無成者。不可勝記。豈曰學古不利於舉業乎。又不喜子弟學

道。脫有差喜言禮義者。呼爲至愚。不知所謂道者。只在日用中。惟不學也。居家則不孝不弟。處世則隨

波逐浪。作諸不善。才短者猶得爲庸人。小有才者。往往陷於刑辟。中世網而死。其人不可勝屈指也。見

三十年前。士人立身。尚依名教。相見或言詩書。論經世之務。今則絕無矣。鈍吟雜錄

每看古今書。見嘉言善行。凡有關於修齊治平之道者。卽爲圈點。日錄數紙。與人聚談時。隨便將此當閑

話。亦出亦巽。總不過家常話。此有數意。一不空過此不復來之白書。二不虛耗此不易得之茶飯。三不

負此好朋友英年子弟不能常聚首時言小

朱子論讀書之法。謂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此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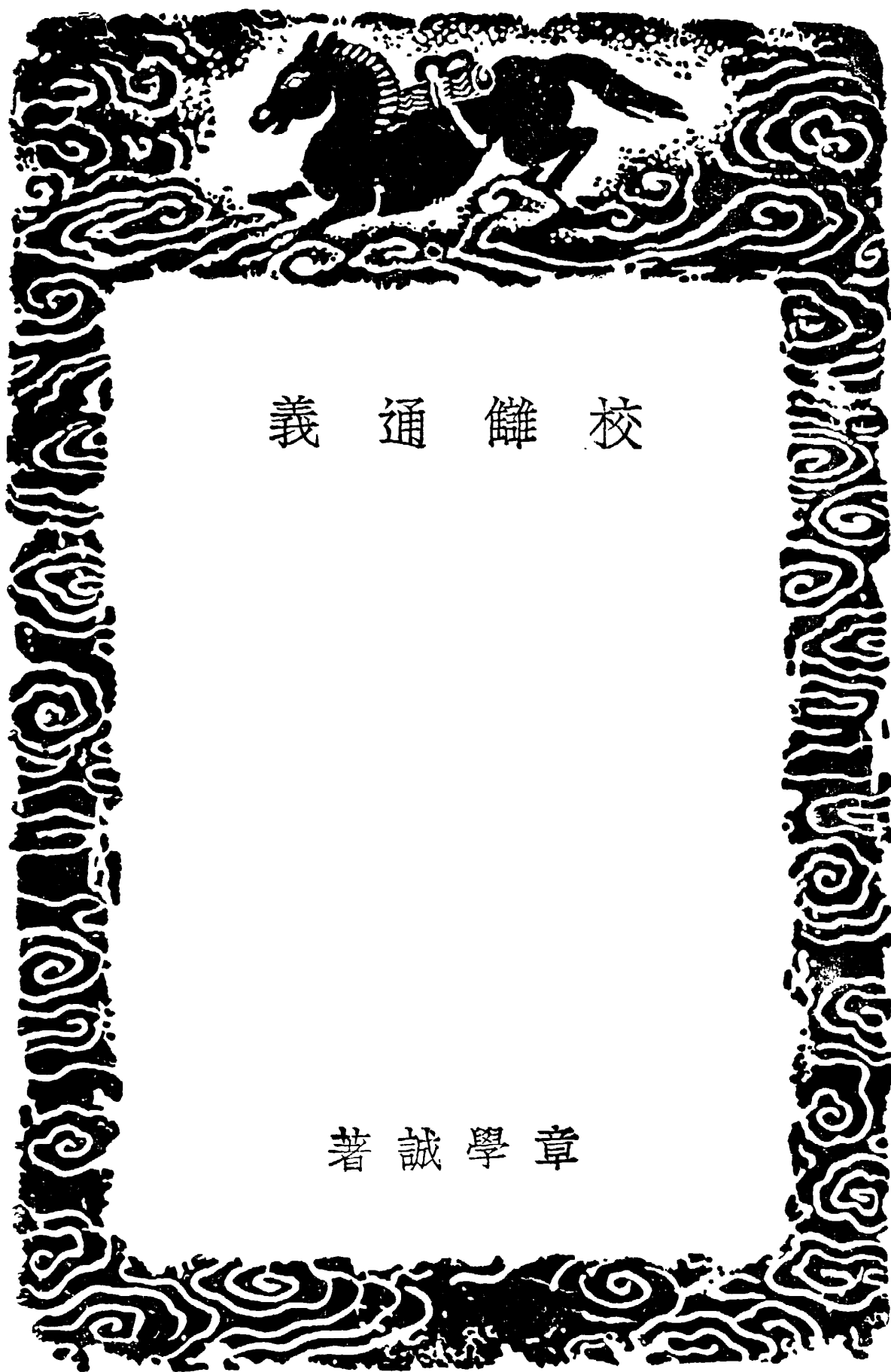
所謂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問學錄

朱子答江元德曰。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旨意深遠。仔細反復。十年二十年尙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之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吾輩纔舉筆。不可不思此一段。何曾侍晉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主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吾輩纔舉口。不可不思此一段。問學錄

重刻先正讀書訣跋

先高祖書昌公輯先正讀書訣一書。隨得輒書。尙未排纂。遽爾告終。然山左流傳。已屢鐫板。學士大夫。奉爲模楷。卷端有諸先生序言及傳。言此書體要精深宏遠。窮端竟委。予小子可無贅述矣。前年兆慶自家檢得是書。攜之來蜀。命工重刻。兆慶自愧弗學。未由負荷萬一。然體先人之志。不敢深祕。用以公之學者。庶幾士林之階梯云爾。

光緒戊寅七月元孫兆慶謹跋。



義 通 讎 校

著 誠 學 章

本館據粵雅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校讎通義卷第一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敍曰。校讐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讐。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唐志尙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得復見。所可推者。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業者。皆過爲貶駁之辭。蓋樵爲通史。而固則斷代爲書。兩家宗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爲校讐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爲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牴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之謬。未始徑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又其論求書之法。校書之業。既詳且備。然亦未究求書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書以後。圖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鄭氏所未遑暇。蓋其涉獵者博。又非專門之精。鉅編鴻製。不能無所疎漏。亦其勢也。今爲折衷諸家。究其源委。作

校讎通義總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學術淵源有所釐別。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宗劉第二

互著第三

別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捕鄭第六

校讎條理第七

著錄殘逸第八

藏書第九

原道第一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卽

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右一之一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其棄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爲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爲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爲師，樂以司樂爲師，詩以太師爲師，書以外史爲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卽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敍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氏之學，失而爲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卽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爲某家之學，卽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爲某氏之弊，卽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爲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爲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爲輕。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爲終始發明耳。故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後。而班固敘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歷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卽於史部敘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爲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則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尙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

右二之三

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是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卽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旣謂之集。自不得強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敍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類書自不可稱爲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

右二之五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

宋志藝文史部創爲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業史皆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後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既廣巧法滋多其書既不能悉畧丙丁惟有強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爲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後可矣。

右二之六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卽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尙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

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敍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敍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敍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

右三之一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顏注也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漢書作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卽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自班固併省

部次而後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爲甲乙部次之需爾。鄭樵能譏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法。以故校讐一略。工訶古人。而拙於自用。卽矛盾樵又無詞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錄之創爲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爲三。自鄭樵始也。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易篆石經。鄭元尙書之屬。凡若干種。而金石略中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鉅編鴻製。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堂圖。忠烈一條之忠烈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卽僅求寡過。亦已難矣。

右三之三

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誥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爲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爲用。譜牒與歷律

之書相資爲用。不特如鄭樵之所謂性命之書。求之道家。小學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範藏於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

右三之四

別類敘書。如列人爲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既次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部次羣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爲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兩傳。諸史藝文志之一書兩出。則弊固有所開也。

右三之五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

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爲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當重複者。有不當重複者。漢志以後。既無互注之例。則著錄之重複。大都不關義類。全是編次之錯謬爾。篇次錯謬之弊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於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詞。蓋古人稱名樸。而後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後。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爲弔詭者。蓋不少焉。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氏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而援引者從簡略也。此亦足以疑誤後學者已。鄭樵精於校讐。然藝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爲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脞說。而題爲張唐英。則二人而誤爲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不一。亦開歧誤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補鄭第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元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錄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餘所論多

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尚書止存僞孔傳，乃采鄭元易注書注之見於羣書者，爲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羣書者，爲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採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採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採者多矣。

右六之二

鄭樵論書，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以爲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謂唐人能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以求之功，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爲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讐條理第七

鄭樵論求書遺官。校書久任之說。真得校讐之要義矣。顧求書出於一時。而求之之法。亦有善與不善。徒曰遺官而已。未見奇書祕策之必無遺逸也。夫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在平日。求書之要。卽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治書之法。則鄭樵所未及議也。古者同文稱治。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民。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容有與中書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學字體言之也。若紀載傳聞。詩書雜誌。真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肆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稗官胥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彙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若此者。並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爲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託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袤不衷之說。淫詖邪蕩之詞。無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爲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爲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書掌於官。私門無許自匿著述。最爲合古。然數千年無行之者。一旦爲之。亦自不易。學官難得通人。館閣校讐。未必盡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則窒礙難行。甚或漸啓挾持訛詐。騷擾多事之漸。則不但無益而有損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時難行。而不存其說也。

右七之一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讐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讐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夫太常領博士。今之國子監也。太史掌圖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書不特中祕之謂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讐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能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讐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衆手爲之。限以程課。畫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既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讐之法。不可不立也。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讐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卽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卽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讐之良法歟。

右七之三

古人校讐於書有訛誤。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兩說可通者。亦兩存其說。刪去篇次者。亦必存

其闕目。所以備後人之采擇。而未敢自以謂必是也。班固併省劉歆七略。遂使著錄互見之法。不傳於後世。然亦幸而尚注併省之說於本文之下。故今猶得從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顧劉氏之原文。今日雖欲復劉歆之舊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書方技數術爲三部。列於諸子之外者。諸子立言以明道。兵書方技數術。皆守法以傳藝。虛理實事。義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類矣。南宋鄭寅七錄。猶以藝方技爲三門。蓋亦七略之遺法。然列其書於子部可也。校書之人。則不可與諸子同業也。必取專門名家。亦如太史尹咸校數術。侍醫李國柱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之例。乃可無弊。否則文學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語言。而術業之誤。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右七之五

著錄殘逸第八

凡著錄之書。有當時遺漏失載者。有著錄殘逸不全者。漢書藝文志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霸尙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舊唐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翱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亦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校讐家所當歷稽載。

籍補於藝文之略者也。

藏書第九

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以謂周室之守藏史老聃。可以與謀。說雖出於莊子。然藏書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成百三十篇。則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則書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謂道藏佛藏已也。鄭樵以謂性命之書。往往出於道藏。小說之書。往往出於釋藏。夫儒書散失。至於學者已久。失其傳。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爲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叢剎。然則尼山泗水之間。有謀禹穴藏書之舊典者。抑亦可以補中祕之所不逮歟。

校讎通義卷第二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校讐諸論於漢志尤所疎略。蓋樵不取班氏之學故也。然班劉異同。樵亦未嘗深考。但譏班固續入揚雄一家。不分倫類而已。其劉氏遺法。樵固未嘗討論。而班氏得失。樵議亦未得其平允。夫劉略班志。乃千古著錄之淵源。而樵著校讐之略。不免疎忽如是。蓋創始者難爲功爾。今欲較正諸家著錄。當自劉略班志爲權輿也。

右十之一

鄭樵以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劉略班志不收。以爲劉班之過。此劉氏之過。非班氏之過也。劉向校書之時。自領六藝諸子詩賦三略。蓋出中祕之所藏也。至於兵法術數方技。皆分領於專官。則兵術技之三略。不盡出於中祕之藏。其書各存專官典守。是以劉氏無從而部錄之也。惟是申韓家言。次於諸子。仲舒治獄。附於春秋。不知律令藏於理官。章程存於掌故。而當時不責成於專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遺憾也。

班氏謹守劉略遺法。惟出劉氏之後者。間爲補綴一二。其餘劉氏所不錄者。東京未必盡存。藝文佚而不載。何足病哉。

右十之二

漢志最重學術源流。似有得於太史敍傳。及莊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韓嬰詩傳引荀卿非十子。並無譏子思孟子之文。此敍述著錄。所以有關於明道之要。而非後世僅計部目者之所及也。然立法創始。不免於疎。亦其勢耳。如封禪羣祀入禮經。太史公書入春秋。較之後世別立儀注正史專門者。爲知本矣。詩賦篇帙繁多。不入詩經。而自爲一略。則敍例尙少發明其故。亦一病也。諸子推本古人官守。當矣。六藝各有專官。而不與發明。豈爲博士之業所誤耶。

右十之三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善法具舉。徒善徒法。皆一偏也。本末兼該。部次相從。有倫有脊。使求書者可以卽器而明道。會偏而得全。則任宏之校兵書。李國柱之校方技。庶幾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稱是。故劉略班志。不免貽人以口實也。夫兵書略中孫吳諸書。與方技略中內外諸經。卽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謂形而上之道也。兵書略中形勢陰陽技巧三條。與方技略中經方房中神仙三條。皆著法術名數。所謂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後。體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學者。觀其部錄。亦可瞭然而窺其統要。此專官守書之明效也。充類求之。則後世之儀注。當附禮經爲部次。史記當附春秋爲部次。縱使篇帙繁多。

別出門類。亦當申明敘例。俾承學之士。得考源流。庶幾無憾。而劉班承用未精。後世著錄。又未嘗探索其意。此部錄之所以多舛也。

右十之四

或曰。兵書方技之部次。既以專官而能精矣。術數亦領於專官。而謂不如彼二略。豈太史尹咸之學術。不逮任宏李國柱耶。答曰。此爲劉氏所誤也。術數一略。分統七條。則天文歷譜陰陽五行著龜雜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則陰陽著龜雜占三條。當附易經爲部次。歷譜當附春秋爲部次。五行當附尙書爲部次。縱使書部浩繁。或如詩賦浩繁。離詩經而別自爲略。亦當申明源委於敘錄之後也。乃劉氏既校六藝。不復謀之術數諸家。故尹咸無從溯源流也。至於天文形法。則後世天文地理之專門書也。自立門類。別分道法。大綱既立。細目標分。豈不整齊而有當乎。

右十之五

天文則宣夜周髀渾天諸家。下逮安天之論。談天之說。或正或奇。條而列之。辨明識職。所謂道也。漢志所錄泰一五殘星變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地理則形家之言。專門立說。所謂道也。漢志所錄山海經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以此二類。專門部勒。自有經緯。而尹咸概收術數之篇。則條理不審之咎也。山海經與相人書爲類。漢志之授人口實處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主山川險易。關塞邊防。則與兵書形勢之條相出入矣。若主陰陽虛旺。宅墓休咎。則與尙書五行相出入矣。部次門類。既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務要於全。則又重複。互注之條。不可不講者也。任宏兵書一略。鄭樵稱其最優。今觀劉略重複之書。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絕無其例。是則互注之法。劉氏且未能深究。僅因任宏所稱存其意耳。班氏不知而刪併之。可勝惜哉。

右十之七

後世法律之書甚多。不特蕭何所次律令而已也。就諸子中。掇取申韓議法家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後世故事之書甚多。不特張蒼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諸子中。掇取論治之書。若呂氏春秋。漢志入於雜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後世會典會要之屬。賈誼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論治體。漢志入於儒家。泛矣。諸家之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例以義起。斟酌損益。惟用所宜。豈有讀著錄部次。而不能考索學術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漢志失載律令章程。固無論矣。假令當日必載律令章程。就劉班之七略類例。宜如何歸附歟。答曰。太史公書之附春秋。封禪羣祀之附禮經。其遺法也。律令自可附於法家之後。章程本當別立政治一門。漢志無其門類。然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班固自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皆屬故事之

書而劉班次於諸子儒家。則章程亦必附於此矣。大抵漢志疎略。由於書類不全。勉強依附。至於虛論其理。與實紀其蹟者。不使體用相資。則是漢志偶疎之處。禮經春秋兵書方技。便無此病。而後世之言著錄者。不復知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鄭樵議章程律令之不載漢志。以爲劉班之疎漏。然班氏不必遽見西京之全書。或可委過於劉略也。若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則班氏方據以爲藝文之要刪。豈得謂之不見其書耶。此乃後世目錄之鼻祖。當時更無其門類。獨不可附於諸子名家之末乎。名家之敍錄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著錄之爲道也。卽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長也。又云。警者爲之。則苟鉤鉈析亂而已。此又後世著錄紛拏不一之弊也。然則凡以名治之書。固有所以附矣。後世目錄繁多。即可自爲門類。

右十之十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鄭樵譏班固敍列儒家混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爲一。總謂揚雄所敍三十八篇。謂其胸無倫類。是樵之論篤矣。至謂太元當歸易類。法言當歸諸子。其說良是。然班固自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是樂與箴本二書也。樵誤以爲一書。又謂樂箴當歸雜家。是樵直未識其爲何物。而強爲之歸類矣。以此譏正班固。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按樂四未詳。箴則官箴是也。在後人宜入職官。而漢志無其門類。則附

官禮之後可矣。

右十一之一

鄭樵譏漢志以司馬法入禮經。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謂非任宏劉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鄭樵深惡班固。故爲是不近人情之論。凡意有不可者。不爲推尋本末。有意增刪遷就。強坐班氏之過。此獄吏鍛鍊之法。亦如以漢志書爲班彪曹昭所終始。而古今人表。則謂固所自爲者。惟此蓋心不平者。不可與論古也。按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權謀中。而入於禮。樵固無庸存疑似之說也。第班志敍錄。稱軍禮司馬法。鄭樵刪去軍禮二字。謂其入禮之非。不知司馬法乃周官職掌。如考工之記。本非官禮。亦以司空職掌。附著周官。此等敍錄。最爲知本之學。班氏他處未能如是。而獨於此處。能具別裁。樵顧深以爲譏。此何說也。第班氏入於禮經。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復著錄。未盡善也。常用劉向互見之例。庶幾禮家不爲空衍儀文。而兵家又見先王之制。乃兩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與今本不同。班氏僅稱太公並無兵法二字。而鄭樵又增益之。謂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觀班固自注。尙父本有道者。又於兵權謀下注云。省伊尹太公諸家。則劉氏七略。本屬兩載。而班固不過爲之刪省重複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強收於道也。注省者。劉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劉錄於此。而班錄於彼也。如司馬法。劉氏不載於禮。而班氏入之。則於禮經之下注云。入司馬法。今道家不注入字。而兵家乃注省字。是劉略既載於道。又載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權術。皆本於道。先儒論之備矣。劉略重複互載。猶司馬遷老

莊申韓列傳意也。發明學術源流之意。況二百三十七篇之書。今既不可得見。鄭樵何所見聞而增刪題目。以謂止有兵法。更無關於道家之學術耶。

右十一之二

鄭樵譏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記。爲春秋類。是鄭樵未嘗知春秋之家學也。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體。故四書從而附入也。且如漢世。以紀傳一家。列之正史。而編年自爲一類。附諸正史之後。今太史公書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譏之矣。至於國別之書。後世如三國十六國九國十國之類。自當分別部次。以清類例。漢志書部無多。附著春秋。最爲知所原本。又國語亦爲國別之書。同隸春秋。樵未嘗譏正國語。而但譏國策。是則所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漢著記。則後世起居注之類。當時未有專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後史當歸故事。而漢志亦無專門。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則當入於歷譜。漢志既有歷譜專門。不當猶附春秋耳。然歷譜之源。本與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三

以劉歆任宏重複著錄之理推之。戰國策一書。當與兵書之權謀條。諸子之縱橫家。重複互注。乃得盡其條理。秦大臣奏事。當與漢高祖傳孝文傳注稱論述冊詔諸書。同入尙書部次。蓋君上詔誥。臣下奏章。皆尙書訓誥之遺。後世以之攙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當視此。

右十一之四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自劉班而後藝文著錄僅知甲乙部次。由備稽檢而已。鄭樵氏興始爲辨章學術。考竟源流。於是特著校讐之略。雖其說不能盡當。要爲略見大意。爲著錄家所不可廢矣。樵志以後史家積習相沿。舛訛雜出。著錄之書。校樵以前其失更甚。此則無人繼起。爲之申明家學之咎也。明焦竑撰國史經籍志。其書之得失。別具論次於後。特其糾繆一卷。譏正前代著錄之誤。雖其識力不逮鄭樵。而整齊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節取者焉。其糾漢志一十三條。似亦不爲無見。特竑未悉古今學術源流。不於離合異同之間。深求其故。而觀其所議。乃是僅求甲乙部次。苟無違越而已。此則可謂簿記守成法。而不可爲校讐家議著作也。今卽其所舉各爲推論。以進於古人之法度焉。

右十二之一

焦竑以漢志周書入尙書爲非。因改入於雜史類。其意雖欲尊經。而實則不知古人類例。按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周書卽尙書也。劉氏史通述尙書家。則孔衍漢魏尙書。王邵隋書。皆次尙書之部。蓋類有相仍。學有所本。六藝本非虛器。典籍各有源流。豈可尊麒麟而遂謂馬牛不隸走部。尊鳳凰而遂謂燕雀不隸飛部耶。

右十二之二

焦竑以漢志尙書類中議奏四十二篇入尙書爲非。因改入於集部。按議奏之不當入集。已別具論。此不

復論矣。考議奏之下。班固自注。謂宣帝時石渠論也。韋昭謂石渠爲閣名。於此論書。是則此處之所謂議奏。乃是漢孝宣時。於石渠閣大集諸儒。討論經旨同異。帝爲稱制臨決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屬也。以其奏御之篇。故名奏議。其實與疏解講義之體相類。劉班附之尙書。宜矣。焦竑不察。而妄附於後世之文集。何其不思之甚邪。秦大臣奏事附於春秋。此爲劉班之遺法也。

右十二之三

焦竑以漢志司馬法入禮爲非。因改入於兵家。此未見班固自注。本隸兵家。經班固改易者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四

焦竑以漢志戰國策入春秋爲非。因改入於縱橫家。此論得失參半。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五

焦竑以漢志五經雜議入孝經爲非。因改入於經解。其說良允。然漢志無經解門類。入於諸子儒家。亦其倫也。

右十二之六

焦竑以漢志爾雅小爾雅入孝經爲非。因改入於小學。其說亦不可易。漢志於此一門。本無義理。殆後世流傳錯誤也。蓋孝經本與小學部次相連。或繕書者誤合之耳。五經雜議與爾雅之屬。皆緣經起義。類從

互注則益善矣。經解小學儒家三類。

右十二之七

焦竑以漢志弟子職入孝經爲非。因歸還於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別出之法。其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惟是弟子之職。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傳成法。輯管子者。採入其書。前人著作。此類甚多。今以見於管子。而不復使其別見專門。則小爾雅亦已見於孔叢子。而焦氏不還孔叢。改歸小學。又何說耶。然弟子職篇。劉班本意。附於孝經。與附於小學。不可知矣。要其別出義類。重複互注。則二類皆有可通。至於六藝略中。論語孝經小學三門。不入六藝之本數。則標名六藝。而別種九類。乃是經傳輕重之權衡也。

右十二之八

裁篇別出之法。漢志僅存見於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禮記而已。充類而求。則欲明學術源委。而使會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敍天文之書。當取周官保章。爾雅釋天。鄒衍言天。淮南天象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後專門天文之書。以次列爲類焉。則求天文者。無遺憾矣。敍時令之書。當取大戴禮夏小正篇。小戴記月令篇。周書時訓解諸篇。裁列時令部首。而後專門時令之書。以次列爲類焉。敍地理之書。當取禹貢職方。管子地圓。淮南地形。諸史地志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後專門地理之書。以次列爲類焉。則後人求其學術源流。皆可無遺憾矣。漢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賴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糾之以爲謬。必欲歸之管子。而後已焉。甚矣校讎之難也。

右十二之九

或曰裁篇別出之法行。則一書之內。取裁甚多。紛然割裂。恐其破碎支離而無當也。答曰。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要。學所必究。乃掇取於全書之中焉。章而釅之。句而釐之。牽率名義。紛然依附。則是類書纂輯之所爲。而非著錄源流之所貴也。且如韓非之五蠹。說林。董子之玉杯。竹林。當時並以篇名見行於當世。今皆薈萃於全書之中。則古人著書。或離或合。校讎編次。本無一定之規也。月令之於呂氏春秋。三年問。樂記。經解之於荀子。尤其顯焉者也。然則裁篇別出之法。何爲而不可以著錄乎。

右十二之十

焦竑以漢志晏子入儒家爲非。因改入於墨家。此用柳宗元之說。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歸其書於墨家。非以晏子爲墨者也。其說良是。部次羣書。所以貴有知言之學。否則徇於其名。而不考其實矣。檀弓名篇。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有梁惠王。亦豈以梁惠王爲儒者哉。

右十二之十一

焦竑以漢志高祖孝文二傳入儒家爲非。因改入於制詔。此說似矣。顧制詔與表章之類。當歸故事。而附次於尙書。焦氏以之歸入集部。則全非也。

右十二之十二

焦竑以漢志管子入道家爲非。因改入於法家。其說良允。又以尉繚子入雜家爲非。因改入於兵家。則鄭樵先有是說。竑更申之。按漢志尉繚本在兵形勢家。書凡三十一篇。其雜家之尉繚子書止二十九篇。班固又不著重複併省。疑本非一書也。

右十二之十三

焦竑以漢志山海經入形法家爲非。因改入於地理。其言似矣。然漢志無地理專門。以故類例無所附耳。竊疑蕭何收秦圖籍。西京未亡。劉歆自可訪之掌故。乃亦缺而不載。得非疎歟。且班固創地理志。其自注郡縣之下。或云秦作某地某名。卽秦圖籍文也。西京奕世。及新莽之時。地名累有更易。見於志注。當日必有其書。而史逸之矣。至地理與形法家言。相爲經緯。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十四

焦竑以漢志陰陽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凡五出爲非。因總入於五行。不知五行本之尙書。而陰陽著龜本之於周易也。凡術數之學。各有師承。龜卜蓍筮。長短不同。志並列之。已嫌其未析也。焦氏不達。概部之以五行。豈有當哉。

右十二之十五

校讎通義卷第三

漢志六藝第十三

漢志諸子第十四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兵書第十六

漢志術數第十七

漢志方技第十八

漢志六藝第十三

六經之名起於後世。然而亦有所本也。荀子曰。夫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莊子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荀莊皆孔氏再傳門人。二子皆子夏氏門人。去聖未遠。其書明著六經之目。則經解之出於禮記。不得遂謂勦說於荀卿也。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六經之文。皆周公之舊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爲憲章。故述之而無所用作。以其官守失傳。而師儒習業。故尊奉而稱經。聖人之徒。豈有私意標目。強配經名。以炫後人之耳目哉。故經之有六。著於禮記。標於莊子。損爲五而不可增。爲七而不能。所以爲常道也。至於論語。孝經。爾雅。則非六經之本體也。學者崇聖人之緒餘。而尊以經名。其實

皆傳體也。非周公舊典、官司典常，可以與六經相表裏，而不可以與六經爲並列也。蓋官司典常爲經，而師儒講習爲傳，其體判然有別，非謂聖人之書有優有劣也。是以劉歆七略、班固藝文、敍列六藝之名，實爲九種，蓋經爲主，而傳爲附，不易之理也。後世著錄之法，無復規矩準繩，或稱七經，或稱九經，或稱十三經，紛紛不一。若紀甲乙部次，固無傷也。乃標題命義，自爲著作，而亦徇流俗稱謂，可謂不知本矣。計書幾部爲幾經可也。劉歆七經小傳、黃敏九經餘義，本非計部之數，而不依六藝之名，不知本也。

右十三之一

孝經本以經名者也。樂部有傳，無經者也。然樂記自列經科，而孝經止依傳例，則劉、班之特識也。蓋樂經亡，而其記猶存，則樂之位次固在經部，非若孝經之出於聖門自著也。古者諸侯大夫失其配，則貴妾攝主而行事，子婦居嫡，固非攝主之名也。然而溯昭穆者，不能躋婦於舅妾之列，亦其分有當然也。然則六藝之名，實爲七略之綱領，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

右十三之二

讀六藝略者，必參觀於儒林列傳，猶之讀諸子略，必參觀於孟、荀、管、晏、老、莊、申、韓列傳也。詩賦略之鄒陽、枚乘，相如、揚雄等傳；兵書略之孫吳、穰苴等傳；術數略之龜策、日者等傳；方技略之扁鵲、倉公等傳，無不皆然。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藝文雖始於班固，而司馬遷之列傳，實討論之，觀其敍述，戰國秦漢之間，著書諸人之列傳，未嘗不於學術淵源、文詞流別，反復而論次焉。劉向、劉歆，蓋知其意矣。故

其校書諸敍論。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敍錄可也。以人而言。謂之列傳可也。史家存其部目於藝文。載其行事於列傳。所以爲詳略互見之例也。是以諸子詩賦兵書諸略。凡遇史有列傳者。必注有列傳字於其下。所以使人參互而觀也。藝文據籍而紀。其於現書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書。固其勢也。古人師授淵源。口耳傳習。不著竹帛者。實爲後代羣籍所由起。蓋參觀於列傳。而後知其深微也。且如田何受易於王同。周王孫。丁寬三人。藝文既載三家易傳矣。其云商瞿受易於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然則所謂五傳之際。豈無口耳受授之學乎。是藝文易家之宗祖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三家易傳。其先固有所受乎。費高二家之易。漢志不著於錄。後人以爲不立學官故也。然孔氏古文尙書。毛氏詩傳。左氏春秋。皆不列於學官。漢志未嘗不並著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二家並無章句。直以口授弟子。猶夫田何以上之傳授也。按列傳云。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此不爲章句之明徵也。晁氏考定古易。則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直始。因罪費直之變古。不觀藝文後序。以謂劉向校施孟梁邱諸家經文。惟費氏易與古文同。是費直本無變亂古經之事也。由是推之。則古學淵源。師儒傳授。承學流別。皆可考矣。藝文一志。實爲學術之宗。明道之要。而列傳之與爲表裏發明。此則用史翼經之明驗矣。而後人著錄。乃用之爲甲乙計數而已矣。則校讎失職之故也。

右十三之三

易部古五子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其書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陰陽類。災異。孟氏京房。當互見於

術數略之雜占。或五行類。

右十三之四

書部劉向許商二家。各有五行傳記。當互見於五行類。夫書非專爲五行也。五行專家。則本之於書也。故必互見。乃得原委。猶司馬法入周官之微意也。

右十三之五

詩部韓嬰詩外傳。其文雜記春秋時事。與詩意相去甚遠。蓋爲比興六義。博其趣也。當互見於春秋類。與虞卿鐸椒之書相比次可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表裏。其旨可自得於韓氏之外傳。史家學春秋者。必深於詩。若司馬遷百三十篇是也。屈賈孟荀諸傳尤近。詩部又當互通於樂。

右十三之六

禮部中庸說。當互見諸子略之儒家類。諸記本非一家之言。可用裁篇別出之法。而文不盡傳。今存大小戴二家之記。亦文繁不可悉舉也。大約取劉向所定。分屬制度者。可歸故事。而附尙書之部。分屬通論者。可歸儒家。而入諸子之部。總持大體。不爲鉤鉅割裂。則互見之書。各有攸當矣。

右十三之七

樂部雅樂歌詩四篇。當互見於詩部。及詩賦略之雜歌詩。

右十三之八

春秋部之董仲舒治獄當互見於法家與律令之書同部分門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三之九

論語部之孔子三朝七篇今大戴記有其一篇考劉向別錄七篇具出大戴之記而劉班未著所出遂使裁篇與互注之意俱不可以蹤蹟焉惜哉。

右十三之十

孝經部古今字與小爾雅爲一類按爾雅訓詁類也主於義理古今字篆隸類也主於形體則古今字必當依史籀蒼頡諸篇爲類而不當與爾雅爲類矣其二書不當入於孝經已別具論次不復置議焉。

右十三之十一

樂部舊有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班固以爲重而刪之今考之詩賦略而不見豈志文之亡逸邪春秋部注省太史公四篇其篇名既不可知按太史公百三十篇本隸春秋之部豈同歸一略之中猶有重複著錄及裁篇別出之例邪。

右十三之十二

漢志諸子第十四

儒家部周史六弢六篇兵家之書也劉恕以謂漢志列於儒家恐非兵書今亦不可考矣觀班固自注或曰孔子問焉則固先已有所不安而附著其說以見劉部次於儒家之義耳雖然書當求其名實不以人

名分部次也。太公之書有武王問，不得因武王而出其書於兵家也。漢志歸道家。劉氏七略，道家兵家互收。內經之篇有黃帝問，不得因黃帝而出其書於方技也。假使六爻果有夫子之問，問在兵書，安得遂歸儒家部次邪？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六篇。其書不傳。班固注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教。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附之禮經之下爲宜。入於儒家非也。大抵漢志不立史部。凡遇職官故事章程法度之書，不入六藝部次，則歸儒雜二家。故二家之書類附率多牽混。惜不能盡見其書，校正之也。夫儒之職業，誦法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人之言。孟荀諸子是也。若職官故事章程法度，則當世之實蹟，非一家之立言，附於儒家，其義安取？故高祖孝文諸篇之入儒，前人議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爲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然其書以春秋標題，而撰著之文，則又上采春秋，下觀近世而定著爲書，抑亦春秋之支別也。法當附著春秋，而互見於諸子。班志又僅著於儒家，惜其未習於史遷之敘例耳。

右十四之三

司馬遷之敘載籍也，疎而理。班固之志藝文也，密而舛。蓋遷能溯源，固惟辨蹟故也。遷於十二諸侯表敘，

既推春秋爲主。則左邱鐸椒虞卿呂不韋諸家。以次論其體例。則春秋之支系也。至於孟荀公孫固韓非諸書。命意各殊。與春秋之部。不相附麗。然論辨紀述。多及春秋時事。則約略紀之。蓋春秋之旁證也。張蒼歷譜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乃春秋之流別。故終篇推衍及之。則觀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無遺憾矣。至於著書之人。學有專長。所著之書。義非一概。則自有專篇列傳。別爲表明。亦猶劉向任宏於校讎部次。重複爲之互注例也。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內。此其所以類例難精。而動多掣肘歟。

右十四之四

賈誼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與法家當互見也。考賈誼傳。初以通諸家書。召爲博士。又出河南守吳公門下。吳公嘗學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爲廷尉。乃薦賈誼。誼所上書。稱說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興禮樂。草具儀注。文帝謙讓未遑。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又司馬遷曰。賈生晁錯明中商。今其書尙可考見。宗旨雖出於儒。而作用實本於法也。漢志敘錄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蓋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蓋名物度數。周官之禮典也。古者刑法禮制。相爲損益。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五刑之屬三千。條繁文密。其數適相等也。是故聖王教民以禮。而禁之以刑。出於禮者。卽入於刑。勢無中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自致也。儒家者流。總約刑禮。而折衷於道。蓋懼斯民泥於刑禮之蹟。而忘其性所固有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夫法則禮刑條目。有節度者皆是也。善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無形體者皆是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所謂關雎麟趾仁義是也。所謂周官法度刑禮之屬皆是也。然則儒與名法其原皆出於一。非若異端釋老屏去民彝物則而自爲一端者比也。商鞅韓非之法未嘗不本聖人之法。而所以制而用者非也。鄧析公孫龍之名不得自外於聖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儒分爲三。墨分爲八。則儒亦有不合聖人之道者矣。此其所以著錄之書貴知原委。而又當善條其流別也。賈生之言王道深識本原。推論三代其爲儒效不待言矣。然其立法創制條列禁令。則是法家之實。其書互見法家。正以明其體用所備。儒固未足爲榮。名法亦不足爲隱諱也。後世不知家學流別之義。相率而爭於無益之空名。其有列於儒家者。不勝其榮。而次以名法者。不勝其辱。豈知同出聖人之道。而品第高下。又各有其得失。但求名實相副。爲得其宜。不必有所選擇。而後其學始爲貴也。漢志始別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後世著錄之人。更無別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爲蛇龍之菹焉。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附於儒。輕之則推於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耶。

右十四之五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部於儒家是矣。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至於說春秋事得失間舉。所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則當互見春秋部次者也。

右十四之六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部於儒家。此亦良允。第鹽鐵之議。乃孝昭之時政。其事見食貨志。桓寬撰輯一時所

謂文學賢良對議。乃具當代之舊事。不盡爲儒門見風節也。法當互見於故事。而漢志無故事之專門。亦可附於尙書之後也。

右十四之七

劉向所敍六十七篇。部於儒家。則世說新序。說苑。列女傳。頌圖。四種書也。此劉歆七略所收。全無倫類。班固從而效之。因有揚雄所敍三十七篇。不分太元法言。樂箴。四種之弊也。鄭樵譏班固之混收揚雄一家。爲無倫類。而謂班氏不能學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劉歆也。乃於劉歆之創爲者。則故縱之。班固之因仍者。則酷斷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惡也。按說苑新序。雜舉春秋時事。當互見於春秋之篇。世說今不可詳。本傳所謂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諸篇。依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似亦可以互見春秋矣。惟列女傳。本採詩書所載婦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諷諫宮闈。則是史家傳記之書。而漢志未有傳記專門。亦當附次春秋之後可矣。至其引風綴雅。託興六義。又與韓詩外傳相爲出入。則互注於詩經部次。庶幾相合。總非諸子儒家書也。

右十四之八

道家部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傳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按老子本書。今傳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疎也。凡書有傳註解義諸家。離析篇次。則著錄者。必以本書篇章原數。登於首條。使讀之者。可以考其原委。如漢志六藝各略之諸經篇目。是其義矣。

右十四之九

或疑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遂爲道家所宗以是疑爲後人假託其說亦自合理惟是古人著書援引稱說不拘於方道家源委莊子天下篇所敘述者略可見矣是則伊尹太公莊老之徒未必引以爲祖意其著書稱述以及假說問對偶及其人而後人不辨則以爲其人自著及察其不類又以爲後人依託今其書不存殆亦難以考正也且如儒家之魏文侯平原君未必非儒者之徒篇名偶用其人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之類耳不然則劉班篇次雖疎何至以戰國諸侯公子稱爲儒家之書歟

右十四之十

陰陽二十一家與兵書陰陽十六家同名異術偏全各有所主敘例發明其同異之故抑亦可矣今乃缺而不詳失之疎耳第諸子陰陽之本敘以謂出於羲和之官數術七種之總敘又云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今觀陰陽部次所敘列本與數術中之天文五行不相入是則劉班敘例之不明不免後學之疑惑矣蓋諸子略中陰陽家乃鄒衍談天鄒奭雕龍之類空論其理而不徵其數者也數術略之天文歷譜諸家乃泰一五殘日月星氣以及黃帝顓頊日月宿歷之類顯徵度數而不衍空文者也其分門別類固無可議惟於敘例亦似鮮所發明爾然道器合一理數同符劉向父子校讎諸子而不以陰陽諸篇付之太史尹咸以爲七種之綱領固已失矣敘例皆引羲和爲官守是又不精之咎也莊周天下之篇敘列古今學術其於諸家流別皆折衷於道要首章稱述六藝則云易以道陰陽是易爲陰陽諸書之宗主也使劉

班著略於諸子陰陽之下著云源出於易於易部之下著云古者掌於太卜則官守師承之離合不可因是而考其得失歟。至於羲和之官則當特著於天文歷譜之下而不可兼引於諸子陰陽之敍也。劉氏父子精於歷數而校書猶失其次第又況後世著錄大率偏於文史之儒乎。

右十四之十一

或曰。詭衍之談天雕龍。大道之破碎也。今日其源出於大易。豈不荒經而蔑古乎。答曰。此流別之義也。官司失其典守。則私門之書。推原古人憲典。以定其離合。師儒失其傳授。則遊談之書。推原前聖經傳。以折其是非。其官無典守。而師無傳習者。則是不根之妄言。屏而絕之。不得通於著錄焉。其有幸而獲傳者。附於本類之下。而明著其違悖焉。是則著錄之義。固所以明大道而治百家也。何爲荒經蔑古乎。

右十四之十二

今爲陰陽諸家作敍例。當云陰陽家者流。其原蓋出於易。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天地陰陽之所由著也。星歷司於保章。卜筮存乎官守。聖人因事而明道。於是爲之演易而繫詞。後世官司失守。而聖教不得其傳。則有談天雕龍之說。破碎支離。去道愈遠。是其弊也。其書傳者有某甲乙得失如何。則陰陽之原委明矣。今傳敍例。乃云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乃數術歷譜之敍例。於衍詭諸家何涉歟。

右十四之十三

陰陽家公構生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構傳鄒奭終始書。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下。注云。鄒衍所說。而公構下注。鄒奭終始。名既互異。而以終始爲始終。亦必有錯訛也。又聞邱子十三篇。將鉅子五篇。班固俱注云。在南公前。而其書俱列南公三十一篇之後。亦似不可解也。觀終始五德之運。則以爲始終誤也。

右十四之十四

五曹官制五篇。列陰陽家。其書今不可考。然觀班固注云。漢制似賈誼所條。按誼傳。誼以爲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此其所以爲五曹官制歟。如此則當入於官禮。今附入陰陽家言。豈有當耶。大約此類。皆因終始五德之意。故附於陰陽。然則周官六典。取象天地四時。亦可入於歷譜家矣。

右十四之十五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前人已有議其非者。或曰。其書今已不傳。無由知其義例。然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則其書亦可以想見矣。縱使其中參入陰陽家言。亦宜別出互見。而使觀者得明其類例。何劉班之無所區別耶。蓋七略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撰著。惟有劉向列女。與此二書耳。附於春秋。而別爲之說。猶愈於攙入陰陽家言也。

右十四之十六

法家申子六篇。其書今失傳矣。按劉向別錄。申子學號刑名。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荀卿子曰。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是則申子爲名家者流。而漢志部於法家。失其旨矣。出之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十七

商君開塞耕戰諸篇。可互見於兵書之權謀條。韓非解老喻老諸篇。可互見於道家之老子經。其裁篇別出之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十八

名家之書。當敍於法家之前。而今列於後。失事理之倫敍矣。蓋名家論其理。而法家又詳於事也。雖曰二家各有所本。其中亦有相通之原委也。

右十四之十九

名家之言。分爲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之言云爾。然而命物之名。其體也。毀譽況謂之名。其用也。名家言治道。大率綜核毀譽。整齊況謂。所謂循名責實之義爾。命物之名。其源實本於爾雅。後世經解家言。辨名正物。蓋亦名家之支別也。由此溯之名之得失可辨矣。凡曲學支言。淫辭邪說。其初莫不有所本。著錄之家。見其體分用異。而離析其部次。甚且拒絕而不使相通。則流遠而源不可尋。雖欲不泛濫而橫溢也。不可得矣。孟子曰。誑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夫謂之知其所者。從大道而溯其遠近離合之故。

也。不曰淫詖邪遁之絕其途。而曰淫詖邪遁之知其所者。蓋百家之言。亦大道之散著也。奉經典而臨治之。則收百家之用。忘本源而釐析之。則失道體之全。

右十四之二十

墨家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班固俱注墨翟弟子。而敘書在墨子之前。我子一篇。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其時更在後矣。敘書在隨巢之前。此理之不可解者。或當日必有錯誤也。

右十四之二十一

道家祖老子。而先有伊尹太公鬻子管子之書。墨家祖墨翟。而先有伊佚田俅子之書。此豈著錄諸家窮源之論耶。今按管子當入法家。著錄部次之未審也。至於伊尹太公鬻子。乃道家者流。稱述古人。因以其人命書。非必盡出僞託。亦非以伊尹太公之人爲道家也。尹佚之於墨家。意其亦若是焉而已。然則鄭樵所云。看名不看書。誠有難於編次者矣。否則班劉著錄。豈竟全無區別耶。第七略於道家。敘黃帝諸書於老萊鵠冠諸子之後。爲其後人依託。不以所託之人。敘時代也。而伊尹尹佚諸書。顧冠道墨之首。豈誠以謂本所自著耶。其書今既不傳。附以存疑之說可矣。

右十四之二十二

六藝之書。與儒家之言。固當參觀於儒林列傳。道家名家墨家之書。則列傳而外。又當參觀於莊周天下之篇也。蓋司馬遷敘傳所推六藝宗旨。尙未究其流別。而莊周天下一篇。實爲諸家學術之權衡。著錄諸

家宜取法也。觀其首章列敍舊法世傳之史，與詩書六藝之文，則後世經史之大原也。其後敍及墨翟禽滑釐之學，則墨支、墨翟弟子、墨別、相里勤以下諸人墨言、禹涇洪水以下是也。墨經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皆誦墨經是也。具有經緯條貫，較之劉班著錄，源委尤爲秩然。不啻儒林列傳之於六藝略也。宋鉅尹文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惠施、公孫龍之屬，皆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見。然則古人著書，苟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辨諸家學術源流，著錄雖始於劉班，而義法實本於前古也。

右十四之二十三

縱橫者，詞說之總名也。蘇秦合六國爲縱，張儀爲秦散六國爲橫，同術而異用，所以爲戰國事也。旣無戰國，則無縱橫矣。而其學具存，則以兵法權謀所參互而抵掌談說所取資也。是以蘇張諸家可互見於兵書。七略以蘇秦劇通入兵書，而鄒陽嚴徐諸家又爲後世詞命之祖也。

右十四之二十四

蒯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蒯子，且傳云自序其說八十一首，而著錄僅稱五篇，不爲注語以別白之，則班劉之疎也。

右十四之二十五

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擬之於樂，則篇爲大成，而章爲一闕也。漢志計書多以篇名，間有計及章數者。小學敍例之稱倉頡諸書也。至於敍次目錄，而以章計者，惟儒家公孫固一篇，注十八章，羊子四篇，注百章，而

已其如何詳略。恐劉班當日亦未有深意也。至於以首計者。獨見蒯通之傳。不知首之爲章計與。爲篇計與。志存五篇之數。而不詳其所由。此傳志之所以當互考也。

右十四之二十六

雜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讖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尉繚子之當入兵家。已爲鄭樵糾正。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七

尸子二十篇。書旣不傳。旣云商鞅師之。恐亦法家之言矣。如云尸子非爲法者。則商鞅師其何術。亦當辨而著之。今不置一說。部次雜家。恐有誤也。

右十四之二十八

呂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春秋尙書。而猥次於雜家。亦錯誤也。古者春秋家言。體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說。而諸家著書。往往以春秋爲獨見心裁之總名。然而左氏而外。鐸椒、虞卿、呂不韋之書。雖非依經爲文。而宗仰獲麟之意。觀司馬遷敘十二諸侯年表。而後曉然也。呂氏之書。蓋司馬遷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紀。倣其十二月紀。八書。倣其八覽。七十列傳。倣其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時錯舉。名曰春秋。則呂氏猶較虞卿晏子春秋爲合度也。劉知幾譏其本非史書。而冒稱春秋。失其旨矣。其合於章程。已具論次。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九

淮南內二十一篇。本名爲鴻烈解。而止稱淮南。則不知爲地名與。人名書名與。此著錄之苟簡也。其書則當互見於道家志。僅列於雜家非也。

右十四之三十

道家黃帝銘六篇。與雜家荆軻論五篇。其書今既不可見矣。考皇覽黃帝金人器銘。及皇王大紀。所謂與几之箴。巾几之銘。則六篇之旨。可想見也。荆軻論下注司馬相如等論之。而文心雕龍則云相如屬詞。始讚荆軻。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讚之類也。銘箴頌讚有韻之文。例當互見於詩賦。與詩賦門之孝景皇帝頌同類編次者也。孔甲盤孟二十六篇。亦是其類。

右十四之三十一

農家託始神農。遺教緒言。或有得其一二。未可知也。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草。管子之牧民篇。呂氏春秋任地諸篇。俱當用裁篇別出之法。冠於農家之首者也。神農野老之書。既難憑信。故經言不得不詳。

右十四之三十二

小說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書雖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考周事也。注青史子。云古史官紀事也。則其書非尙書所部。卽春秋所次矣。觀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則其書亦不儕於小

說也。

右十四之三十三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分藝文爲六略。每略又各別爲數種。每種始敍列爲諸家。猶如太元之經。方州部家。大綱細目。互相維繫。法至善也。每略各有總敍。論辨流別。義至詳也。惟詩賦一略。區爲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敍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敍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與。若雜賦與雜歌詩二種。則署名旣異。觀者猶可辨別。第不如五略之有敍錄。更得詳其源委耳。

右十五之一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敍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文林。義不多讓。爲此志也。然則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爲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哀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

右十五之二

賦者古詩之流。劉勰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者是也。義當列詩於前。而敘賦於後。乃得文章承變之次第。劉班顧以賦居詩前。則標略之稱詩賦。豈非顛倒與。每怪蕭梁文選。賦冠詩前。絕無義理。而後人競效法之。爲不可解。今知劉班著錄。已啓之矣。又詩賦本詩經支系。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五之三

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爲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及第三種之秦時雜賦九篇。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廁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麗之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雜賦。列於荀卿賦後。志作孫卿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豈有類例不通。源流迥異。概以意爲出入者哉。

右十五之四

上所自造賦二篇。顏師古注武帝所作。按劉向爲成帝時人。其去孝武之世遠矣。武帝著作。當稱孝武皇帝。乃使後人得以考定。今日上所自造。何其標目之不明與。臣工稱當代之君。則曰上也。否則摛文紀事。上文已署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稱爲上也。竊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時人標目。劉向從而著

之不與審定稱謂。則談七略者。疑爲成帝賦矣。班氏錄以入志。則上又從班固所稱。若無師古之注。則讀志者。又疑後漢肅宗所作賦矣。

右十五之五

荀卿賦十篇。居第三種之首。當日必有取義也。按荀卿之書。有賦篇列於三十二篇之內。不知所謂賦十篇者。取其賦篇與否。曾用裁篇別出之法與否。著錄不爲明析。亦其疎也。

右十五之六

孝景皇帝頌十五篇。次於第三種賦內。其旨不可強爲之解矣。按六藝流別。賦爲最廣。比興之義。皆冒賦名。風詩無徵。存於謠諺。則雅頌之體。實與賦類同源異流者也。縱使篇第傳流。多寡不敵。有如漢代而後。濟水入河。不復別出。亦當敍入詩歌總部之後。別而次之。或與銘箴贊誄通爲部錄。抑亦可矣。何至雜入賦篇。漫無區別耶。

右十五之七

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次於雜賦之後。未爲得也。按楊倞注荀子。成相蓋亦賦之流也。朱子以爲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之風詩以諷時君。命曰雜辭。非竟賦也。隱書注引劉向別錄。謂疑其言以相問對。通以思慮。可以無不喻。是則二書之體。乃是戰國諸子流別。後代連珠韻語之濫觴也。法當隸於諸子雜家。互見其名。爲說而附於歌詩之後可也。

右十五之八

漢志詳賦而略詩。豈其時尙使然與。帝王之作。有高祖大風鴻鵠之篇。而無武帝瓠子。秋風之什。或云。秋風卽在上所自造賦內。臣工之作。有黃門倡車忠等歌詩。而無蘇李河梁之篇。或云。雜家有主名詩十篇。或有蘇李之作。然漢廷主名詩。豈止十篇而已乎。

右十五之九

詩歌一門。雜亂無敘。如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齊鄭歌詩之類。風之屬也。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雅之屬也。宗廟歌詩。諸神歌詩。送靈頌歌詩。頌之屬也。不爲詮次類別。六義之遺法。蕩然不可爲蹤蹟矣。

右十五之十

漢志兵書第十六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此兵書權謀之首條也。按孫武傳。闔閭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阮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杜牧謂魏武削其數十萬言。爲十三篇者。非也。蓋十三篇爲經語。故進之於闔閭。其餘當是法度名數。有如形勢陰陽技巧之類。不盡通於議論文詞。故編次於中下。而爲後世亡逸者也。十三篇之自爲一書。在闔閭時已然。而漢志僅記八十三篇之總數。此其所以益滋後人之惑矣。

右十六之一

大抵漢志之疎。由於以人類書。不能以書類人也。太元法言樂箴四書。類於揚雄所敍三十八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四書。類於劉向所敍六十七篇。尤其顯而易見者也。孫子八十三篇。用同而書體有異。則常別而次之。縱欲以人類書。亦當如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已列總目。其下分析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之例可也。任宏部次不精。遂滋後人之惑。致謂十三篇。非孫武之完書。則校讐不精之咎也。

右十六之二

八十二篇之僅存十三。非後人之刪削也。大抵文辭易傳。而度數難久。卽如同一兵書。而權謀之家。尙有存文。若形勢陰陽技巧三門。百不能得一矣。同一方技。而醫經一家。尙有存文。若經方房中神仙三門。百不能得一矣。蓋文辭人皆誦習。而制度則非專門不傳。此其所以有存逸之別歟。然則校書之於形名制度。尤宜加之意也。

右十六之三

卽如孫武孫臏書。列權謀之家。而孫武有圖九卷。孫臏有圖四卷。書篇類次。猶之可也。圖則斷非權謀之篇所用者矣。不爲形勢之需。必有技巧之用。理易見也。而任宏劉班之徒。但知出於其人。卽附其書之下。然則以人類書之弊。誠不可以爲訓者也。

右十六之四

按阮孝緒七錄有孫武八陣圖一卷。是卽漢志九卷之圖與否。未可知也。然圖必有名。八陣之取以名圖。亦猶始計之取以名篇。今書有其名。而圖無其目。蓋篇名合於諸子之總稱。例如是也。圖亦附於其下。而不著其名。則後人不知圖之何所用矣。

右十六之五

鄭樵言任宏部次有法。今可考而知也。權謀人也。形勢地也。陰陽天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三書之次第也。權謀道也。技巧藝也。以道爲本。以藝爲末。此始末之部秩也。然周官大司馬之職。掌與軍禮之司馬法諸條。當先列爲經言。別次部首。使習兵事者。知聖王之遺意焉。任宏以司馬法入權謀篇。班固始移於經禮。夫司馬之法。豈可以爲權謀乎。宜班固之出此而入彼也。惜班固不知互見之法。與別出都首尊爲經言之例耳。

右十六之六

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則與重複互注。裁篇別出之法。可以並行而不悖矣。兵形勢家之尉繚三十一篇。與雜家之尉繚子二十九篇同名。兵陰陽家之孟子一篇。與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師曠八篇。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同名。力牧十五篇。與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家之伍子胥十篇。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著錄之家。皆當別白而條著者也。若兵書之公孫鞅二

十七篇。與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號雖異。而實爲一人。亦常著其是否一書也。

右十六之七

鄭樵痛詆劉班著錄。收書而不收圖。以爲圖譜之亡。由於不爲專門著錄始也。因於七略之中。獨取任宏異書略。爲其書列七百九十篇。而圖至四十三卷也。然任宏兵略具在。而按錄以徵。亡逸之圖。又安在哉。夫著錄之道。不係存亡。而係於考證耳。存其部目。可以旁證遠搜。此逸詩逸書之所以貴存小序也。任宏收圖。不能詳分部次。收而猶之未收也。誠欲廣圖之用。則當別爲部次。表名圖目。如八陣圖之類。而於本人本書之下。更爲重複互注。庶幾得其倫敘歟。

右十六之八

漢志數術第十七

數術諸書。多以圖著。如天文之泰一雜子星。五殘雜變星。書雖不傳。而世傳甘石星經。未著於錄。則有星圖可證者也。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不傳。而隋志魏氏日旁氣圖一卷可證。海中星占驗不傳。而隋志海中星圖一卷可證。圖書祕記十七篇。著於天文之錄。耿昌月行帛圖。著於歷譜之錄。後漢歷志賈逵論。引甘露二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則諸書之有圖。蓋指不可勝屈矣。尹咸校數術書。非特不能釐別圖書。標目家學。卽僅如任宏之兵書條例。但注有圖於本書之下。亦不能也。此其所以難究索歟。

右十七之一

五行家之鍾律災應。當與六藝略樂經諸書互注。鍾律叢辰日苑鍾律消息黃鍾三書。亦同五音奇肱。用兵二十三卷。刑德二十一卷。當與兵書陰陽家互注。其五行之本尙書。蓍龜之本周易。已具論次。不復置議。

右十七之二

雜占家之禳祀。天文。請雨。止雨。雜子。候歲。泰一子貢二家。神農。教田。相土。耕種諸書。當與諸子農家互注。

右十七之三

形法之家。不出五行雜占二條。惟山海經宜出地理專門。而無其部次。故強著之形法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七之四

漢志方技第十八

方技之書。大要有四。經脈方藥而已。經闡其道。脈運其術。方致其功。藥辨其性。四者備。而方技之事備矣。今李國柱所校四種。則有醫經經方二種而已。脈書藥書。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則事兼道術。非復方技之正宗矣。宜乎敘方技者。至今猶昧昧於四部相承之義焉。按司馬遷扁鵲倉公傳。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是西京未嘗無脈書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是

西京未嘗無藥書也。李國柱專官典校。而書有缺遺。類例不盡著錄。家法豈易言哉。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訣書讀正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朱平

G 一六四〇上

輯者 周 永 年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孫志平治政)

